

玄武湖之秋

(小說集)

倪貽德 著

[Handwritten signature]
[Handwritten text]

857,63
920-5

玄武湖之秋目次

序

江邊

花影

悵惘

下弦月

窮途

寒士

玄武湖之秋

歸鄉

黃昏

秦淮暮雨

玄武湖之秋



3 0528 5706 1

688272

目
次

二

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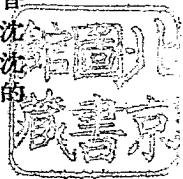
致讀者諸君

我自從回到上海以後，借住在朋友家裏，每天只是昏昏沈沈的

把日子消磨過去，一點事情也不想做，我的心也漸漸的變成了哭也哭不出笑也笑不出的麻木的狀態，連現在是已經到了甚麼時候也想不起來了。今天午後睡醒的時候，偶然把窗門推開，覺得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侵蝕到我的身上來，怪蕩人魂魄不過的。

——哦哦！這大概是東風罷？難道是春也來了？

我於是遙想起這時候，鶯飛草長的江南路上，青青的陌上田間，定然有許多遊春的士女，在那裏攜手徜徉，縱情觀笑的！嚶嚶！青春的年華，桃花的人面，這是何等使人豔羨的事情！但是我呢？我現在却已經如同一匹藏在敗葉之中等待斃的秋蟬一樣，一點生趣



也沒有了，眼看見人家一個一個向成功的路上前進的時候，只有發出幾聲嘶力竭的悲鳴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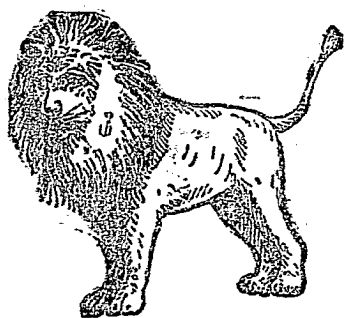
這樣秋蟬似的悲鳴，原是不想求人家表同情的。親愛的讀者，你們看了這幾篇東西，如果說我是一個可憐的失戀者，那實在是錯了。失戀！這是多麼幸福的一回事！既名爲失戀，當然是已經經過一番甜蜜的戀愛過的；而且在失戀時的心境，是多麼具有美妙的詩意呢？但像我這樣一個一無可取的世界上所無用的人，試問那一個女子肯和我發生戀愛，我又何從而能失戀呢？所以我這裏面所描寫的，與其說牠是寫實，倒還不如說牠是由我神經過敏而空想出來的好；與其說牠是作者自身的經驗，倒還不如說牠是爲着作者不能達到幸福的希望因而想像出來以安慰自己的好。

自從我這幾篇東西見了世面之後，可憐我生世的人固然有，但

是在那裏譏罵我的人實在也不少，他們說我是肉麻，說我是無病呻吟，說我是一點修養也沒有，甚至於被人所不容而遭驅逐。那麼我這本小小的集子出來之後，不是更要被人家譏罵得厲害了嗎？不過這倒也不要緊，我原是一個世上的弱者，譏罵和欺凌是受慣了的，再也不是爲奇了。啊啊，你們得意的成功者哟！你們儘管辱罵吧！你們儘管譏笑罷！你們的譏笑和辱罵，於我是實在沒有甚麼得失的。

好了！我從今以後再也不願學那秋蟬的悲鳴了！悲鳴原是徒然的，徒然是遭別人的討厭罷了！我對於這青春時代享樂的希望也不再有了，我今後只願一個人到那杳無人跡的蒙古大沙漠裏，或者是冰天雪地的悲笳爾湖畔去度我流浪的生活，以終我的一生。因爲這江南美好的風光，與我的生世太不相調和，我怎麼再能住得下去呢？

雲
武
湖
之
獅



一
九
二
四
，
三
，
二
七
詩
于
上
海

江邊

N在懊喪失望的時候，總是常常癡立在窗前作無聊的眺望，好像無論那一間房屋，一個過路人，一枝枯了的小樹，甚至一根單調而直挺挺的電桿木，也值得他注意似的，其實在他心目中呢，却一絲一毫都不能感到，任那對面的景物，如何的複雜，如何的能引動人，但他終如同站在寥廓的沙漠中——只是一片極目的荒涼。

他却無意中被下面的足以感動他神經的聲音牽引了，俯下頭，只見一個着黑色呢衫的青年，從人力車裏走出來，從那瘦削的肩峯扁扁的頭顱上，他一望而知是友人谷尼君了。

『哦！密史脫谷！你什麼時候到上海的？快走上來談吧！』

『哦！N兄！你也在這裏嗎？我是今天到上海的，一到就趕來看你們了。』谷尼君一邊跑上扶梯一邊說着，於是在房裏的人文亞白拾

人一勺也都跳出來和谷尼君作親密的握手，久別重逢後的談話，自然是格外的繁絮了。谷尼君說：『我在去年十月間回到了廣東，爲着家庭的瑣事，奔波在潮陽汕頭之間，空下來的時候，只是度着寂寞的生活，想到了在上海的你們，想到了展覽會的盛況，何等的狂熱和愉快呢！後來接到你們的來信，才曉得你們的生活平白地受了打擊了；你們所努力的展覽會，也如同泡影曇花的消散了！……』

『這都是受了經濟的壓迫，可恨的金錢喇！萬惡的金錢喇！我們這許多有爲的青年，都被他壓制得不得動了！——然而今年，今年春季……』亞白君急得跳起來辯護著說：

『今年春季自然要積極進行，我的希望也正是如此，可是我這次又不能參與盛會呢，我此次到滬，是爲着將先母靈柩運回故鄉的事，明天到鎮江，後天回來，再過兩三天，料理些雜務，又要回廣東去了！』

『鎮江？鎮江的事不繼續做下去嗎？』

『鎮江的事我再不願去做了，明天不過去和他們講幾句話，本來他想請令陶君去代的，但是他現在已就了C書局的事了。』

正在急待機會而又屢次失敗的N，聽到了這句話，心裏不禁躍躍欲試的快活起來，好像前面現出一線光明的希望，急忙忙的接着說：『那麼我去，我自以為這樁職任還能夠勝任的，你能允許我嗎？你曉得我現在的生活，是怎樣的困苦，怎樣的窘迫呢！』

谷尼君聽了他的要求，默然思慮了半刻才慢慢的低聲說道：『你去我也很歡迎的，不過將來不要懊悔呢！』

『自然不會懊悔，人到了窮的時候，便什麼事情都會做了。』

『好好！那麼今晚的夜車我就和你一同去吧。』

『N君！我們同住了不過幾天，你就這樣快的和我們分別，我真不願你去。』

『這也是沒法，我也戀戀於此呢！』

「大丈夫那裏還管得這許多事？人生聚散，本是無常；我等形質雖離，只要精神上能團結，何愁相隔於千里外呢！」

「……………」

他們彼此又談到別的地方去了。

○ ○ ○

夜色已深了，馬路上的行人漸漸稀少下去，只有幾盞疏朗的煤汽燈，還在這黑暗的嚴夜中，冷冷地放他的微光，除此以外，遠遠的或者還有幾個黑影憧憧地出沒着，越使人覺得這深夜的恐怖和悲哀。這時有兩部洋車緊緊的向西北角上衝過去。在隱約模糊裏，人可以辨出，那坐在前一部上的，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從他那瘦小而靈便的身材上，活潑而機警的面貌上看來，都可證明他是一個老於行旅者，坐着後一部的，却比較的年輕些，他的面貌雖然剛毅而帶有幾分孩氣；他的身體雖然堅強而却

又偏於矮小；他兩腿間夾了一個鋪蓋，不時發出那短促而單調的警告：『快！ 拉快！ 車開的時間不遠了！』那車夫聽見了，也就放開了脚步，打着堅硬而平滑的地皮，僻拍僻拍地飛奔前去。

N和谷尼走進車箱的時候，人已經擠得滿滿了。好容易找到了兩個空位——是被他人落選的空位——方把剛才急跳的心，慢慢安息下去。車輪不一刻也就轉動起來，向著茫茫的黑暗中前進，他們要想閉一息眼睛合睡更其不能；除開長時間的沈默，便是斷續的談話了。

『啊啊！ 我們正如同在這兒做夢，兩三點鐘以前，不是還在西門F館子裏聚餐的？ 一忽兒又在這無邊的曠野裏了！ 再過三四點鐘，怕又到了鎮江。』

『我們也正如無歸宿的迷鳥，徬徨在灰色的黃昏中，飛到那邊，那邊暫時棲一棲也好；飛到這邊，這邊暫時息一息也好；人生何嘗不是如此呢？ 長途奔走，碌碌風塵，究竟找到了什麼呢？ 我在學生時代，常冷眼

瞧那些碌碌奔波的可憐虫，哎！如今我自己也變了一個可憐虫了！不知道這次到了鎮江，又將怎樣？……」

「N君！我想你這次到了鎮江，希望一定很大，以你的聰明，以你的學問，怕何處不能立足！N君！我同你說，你到了那邊，萬不要死守固定的地位，你只要將CW學校當作立腳點，然後向外方發展出去。你想，鎮江是一個江南的大埠，與南京又不過一站之隔，你何愁沒有發展之餘地呢？」

「啊！你未免把我看錯了！我那裏還有這種志向呢？我現在對於一切都懷疑，一切都灰心，我甚至懷疑藝術。……」

「藝術的本身沒有懷疑的地方，只在乎研究藝術者自己的人格罷了！不過，在今日資本制度之下，窮苦的青年藝術家，確沒有立足的地位，別的且不必說，就是單單一種繪畫的材料，從外國運了來，又被奸詐自利的商人，故意抬着高價，以飽其私囊，弄得我們這批窮畫家無從購置，

我想到這種地方，對於藝術也有些灰心，我此後或者改業經商，也說不定。
」

「我也在這麼想，像我這樣顛連困苦的人，自問再沒有享受藝術的機會了！ 啊啊！ 然而我除此以外，又去做什麼呢？」

N 說到此地，心裏不由得感到一種失望者的悲哀；

「我從入世以來，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一年了，這二十一年中，除開八九年的兒童生活外，此後的境遇便一年年的衰敗下去，我每有重興家業的心願，但是去年望到明年，明年又望到後年，總只有式微，只有失望，此後恐也永遠的不會振拔，倘到了中年，依然碌碌如故，看看兒時的朋友，他們都一個個顯露頭角在社會上了，那時候，將感到怎樣的痛苦和悲哀呢！」 這時他眼眶中的淚珠已充滿了。 倘使沒有旁的旅客，他真的又要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 谷尼君看到他這種態度，一方面固然在代他悲哀，一方面又用了別的話語來安慰他：

『你也可倦了。我們大家睡一息吧！明天我們還要去那滾滾東流的長江呢！』

○ ○ ○

又是一天不同的景色。在破曉薄霧的時候，幾顆銀白色的晨星，還閃爍在鉛灰色的天空上，面前是一帶遠山，在濛濛中不甚看得分明。經過殘冬的枯樹，倒映在幾處靜止不動的水蕩中，都一樣的幽靜沈默。他們兩人在這黎明中經過幾條狹險不平的街道，到了一所洋台門面的旅館門前；把門敲開，驚起了幾個貪睡的茶房，他們却異常的表示歡迎。這時候N和谷尼兩人，都受了一晚上車輪的振搖，和幾陣清寒刺骨的晨風，身子已經覺得十分的受不住，胃部又好像在那裏起起作用來，口裏不住的噁着清水，所以便胡亂的找了一間房間，拉開被頭攢進去就睡了。待到一覺醒來，太陽的光線已經射到牀腳邊的地板上，從窗外望得見的天空，是一片澄清的蔚藍顏色，牆頭的枯枝，也在臨風招展，大約陽春的節季，已

從無形中來到江南了！

約莫在十點鐘的時候，谷尼君和N走出旅館，經過兩旁矗立着西式洋樓的市場。N在這一瞬間，用他直覺的批評，將這初次會面的鎮江，和他去年曾往游歷過的常熟，兩兩比較起來。從地的方面說，如果以常熟爲偏僻，幽靜，狹小，閑散呢；那麼就可以說鎮江是廣大，繁盛，喧囂，嘈雜了；就人的方面說，如果以常熟人的性質是近於文秀，風雅，怠惰，病弱呢；那麼就可以說鎮江人的性質是近於勤勞，耐苦，操作，凡俗了，總之，各有其長，也各有其短……

他一邊走一邊這樣無聊地觀察，不知不覺已走就一所醫院式的洋房面前，谷尼君指着那塊牌子說：

『這就是我們的CW公學了！』

就此走了進去，是一間會客室，因爲天井小的原故，所以光線異常的不充足，玻璃鏡框裏裝着的風景畫，雖然是極整齊的懸掛着，但和一塊黃

一塊白而剝落的牆壁相襯，却十分的不調和，桌上的檯布已由潔白而變爲黃灰了，此外是幾張藤椅，一個木製的書架，當中放着幾本教科書和業已破舊的教育月報。

于是谷尼君又領他到校長室裏，這位丁校長在兩年前也和他同學過，是一位善於演講，交際的人，這時他還在睡着，看見他們倆個進來，便從暖洋洋的被窩裏勉強爬出來，一邊洗面一邊對着N說：

「難得，難得，我們闊別已兩年，今天甚風兒吹來的？」

「我是戀慕貴處的風景佳勝，特別趁着閑暇，和谷尼君順道來遊覽的。」

「那麼可以多住幾天，以便暢遊敵地的風景……」

此後就是他和谷尼君的談話了。

「此地已經開校嗎？」

「開了，已經開了四天。」

「舊生已經到了多少？ 新生報名還多嗎？」

「一共不過到了三十多個。 而且他們學費多繳不足，弄得我連夜寫信到各家屬去催。」

「美術科裏到了多少學生？」

「只是兩個，現在暫在中學部裏插班，就是幾個女生也都自請退學了。」

「今年教員有更動嗎？」

「教員更動得很多，新請來的，一位是武昌高等師範畢業的許先生，一位是金陵大學畢業的黃先生……都是出了很大的薪水聘來的，其實校裏的經費現在困難得不得了，去年一共虧空了兩千多，本預備在今年償清，然而以目下的情形而論，今年還只有虧空呢！」

N聽到了此地，就好像從絕頂的高峯，被人一推推到了萬丈深坑去的樣子。 他在來時懷抱着的滿肚的希望，都打消得一點也沒有，覺得自家

的心臟冰冷的麻痺了一會，便自己對自己說：『此地那裏是我的安身處，我還是回到家鄉去渡孤獨的生活罷。啊！我還是歸去……』等到了校長走到外面去的時候，他悄悄地对谷尼君說：『我還是歸去，我決不願在此地……』谷尼也毅然的答道：『好！決計回去！我同你趁今天下午五點鐘的特別快車回去！』

噹啷噹啷的搖了一陣退課鐘，許多教員一個個跑了進來，一個是厚皮黑臉，肥矮身材，穿着藍布袍子，黑呢馬褂，帶有江北風度的青年，據谷尼君的介紹，是數學教員魏則先；一個是身材短小，蒼白的面孔上架着近視眼鏡的青年，據谷尼君的介紹，是英文教員陸炳章；一個是長身玉立，風度翩翩的青年，據谷尼君的介紹，是音樂教員王道平；此外還有一個斑白鬍子五十餘歲的老者，已經是大家所不注意的了；N口裏雖同他們一一敷衍，心裏却暗暗的想道：『我幸而不在此地，我那願同這批俗物爲伍，啊啊！我可愛的浪漫的藝術之友啊！我願和你們終身相與！』但是

這也不過是他自家對自家的解嘲，其實他心裏的失望已達到極點了。

在C W學校裏吃過中飯以後，丁校長對N說：

『你是初次來鎮江的；而且又急急的要走；今天天氣這樣好，還不去逛逛嗎？』

『我想去看長江。』

『長江離此地很近；不到幾步路就是的。』

於是他們三人慢步踱到一座臨江的華陽樓上，憑欄一望，一片煙波浩淼，盡在目前，蒼黃色的江水，儘滾滾流向東去，金山矗立其間，形勢雄峻；遠近帆檣林立，百貨堆積，真不愧爲一個江南大埠，他正在出神地眺望，酒菜已經備上來了，他這時也豪興勃發，管不得什麼，旁若無人地儘一杯杯一筷筷望口裏送進去，待到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的時候，他已經帶些醺醺的醉意，向着大江長嘯了一聲：

『啊啊！我若能從此地，乘風而西，過九江，泊乎洞庭，去訪訪屈

賈行吟之地，聽聽瀟湘夜雨之聲……啊！我的屈原！我的賈生！我崇拜你們的孤高！我崇拜你們的節操！我……我……

一九二三，四，八，在上海。

花影

——如看悲劇一樣，

雖然是要下淚的，

但這淚珠兒終是甜蜜而可愛的呢！

○
最可怕的是秋風，

但同時也是最可愛的。

○
游絲般的，

輕煙般的，

深深地縈繞在我的夢魂裏，

○
無意中，

玄 武 湖 之 歌

嫵媚地來了；

待要撲抱住，

却又忸忸怩怩地逃去了。——

(一一)

院子裏弱小的花草，經過一陣秋風，已現出那寂寞蕭條的神情來，牆根下秋蟲的鳴聲，一天響似一天了，蒼碧的天空上，也有幾條薄薄的雲彩浮蕩着，在日午時的陽光，雖然是一樣的強烈可畏，但一到了晒上東面牆角上的時候，也漸漸覺得嬌艷可愛起來了。

P家後天井的石階上，這時正有一對異性的少年，坐在那裏談天，那男的穿着一件鄉下小學生的竹布長衫，紅黑的臉，粗壯而短小的身體，都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健康而活潑的少年，然而從他那面貌與動作上看來，終似乎有些不如意的事情蘊藏着，他的眼睛雖是烏黑而有力，然而總覺得包含着些淚珠；他的眉毛雖然清秀而細長，但也總覺得有些徵感；他時時昂

着首，向青碧的蒼空作呆呆的癡望，坐在他旁邊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他們的年紀雖然相仿，但他却比較他要瘦長些；他那疏鬆的胸部，濃黑的頭髮，圓白的小臉，垂下的眼睛，在在都可以表現我們這位女公主的溫柔的女性美，他們談話的聲音極細，極輕，幾乎輕到辨別不清楚。

『三哥，你來了已經兩三天了，爲什麼老是一響也不響，像一個啞子樣的，你可是怕羞嗎？』

『我是怕羞，我家裏住慣了，到陌生地方總覺得一句話也說不出。』

『你又要講了！此地也不是第一次來，前年——噢，大前年——我祖母做壽的時候，你不是跟着姑母一同來的？那時我看見你還沒有這樣大，穿了一件黃袍子，跳進跳出真高興，現在却故意做得這樣規矩了。』

『那時我也看見你沒有這樣大，你不是穿着一身花花綠綠的衣裳——像一只蝴蝶，——儘歡喜來同我玩的嗎？有一次——你記不記得？——我們兩個人因奪一件東西鬧了起來，我打了你一下，你就哭得不息，害得

我被母親一頓大打……」

「你現在還要打我嗎？」

「現在我那裏還會打你，那時年紀小，現在我們都大了——啊！我常常聽見母親嘆道：「日子過得真快呵！」日子真是這樣快的！你看我不知不覺高小也畢業了！……」他說到此地，心裏好像感觸着了什麼，再也不能講下去，只向着西面的天空，癡癡的望了半息。

她却對他癡癡的望着。

「三哥！我看你今天心裏總有些不快活，你可是在想家嗎？」

「我並不想家，你們待我很好，同家裏一樣……」他勉強說到此地，兩包眼淚再也忍不住的直滾出來，竟背轉她的面，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哭聲裏似乎說：

「昨天晚上舅父回來不是說的？說我來得太遲了，省城裏的幾個中學校都已經招考過，而且在開始上課了，所剩者只有一個師範學校，然而那

邊年齡須在十六歲以上的，才有入學的資格，我現在只有十四歲，人又生得小，唉！我總怪我的爸爸性子太慢，我同媽媽這麼催他，他總是說：「待天氣涼涼，待天氣涼涼，這般炎熱的天氣怎麼可去！去得早又趕什麼呢？」啊！現在却又太遲了！你想怎麼好呢？」

他年紀雖然還小，却很能體貼他的心情，一邊連忙將一塊柔軟的手帕替他揩拭眼淚，一邊又柔聲的慰勸他道：

「三哥！你不要哭了！哭有什麼用呢？你再哭下去我也要哭了。……三哥！你聽我的話吧！性子放寬些，爸爸總會同你想法子的。」

今天早晨我聽見他同媽媽說過，他同F中學的國文教員很要好的，今天和他去商量，一定可以破格許你入學，你還要哭什麼呢？」

但是他越勸得殷勤，他也越哭得起勁，他覺得哭的時候，耳邊能夠聽到這樣婉轉的聲音，頰上能夠感到這樣溫軟的觸覺，是最愉適不過的，所以索興盡量的大哭起來。

她想盡了種種方法，仍舊絲毫不能夠使他的哭泣停止，她真沒法了，後來忽然想到了幾個故事，她想講給他聽或者有些效驗。

『三哥！我講幾個故事與你聽聽，要不要？從前有一個漁夫，年紀很老了，但是身體很強健，雪白的頭髮，血紅的面色，他又歡喜喝酒，有一天黃昏，他在湖邊釣魚，忽然來了一個……』

『我聽見過的，我聽見過的。』

『那末我再換一個，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兩個兒子，都勇敢而有力，有一天，他們出去打獵……』

『這個我也聽見過的，你只會講這些老套，我不要聽了！』他哭得益發利害。

她可沒法了，躊躇了半息，又憶起前幾天在一本小說雜誌上看見的一段情節：『噢噢！有了！這個你總沒有聽見過的。有一個姓章的名叫繼賢，在外遊宦了多年，後來回到鄉下，造了一所精巧的屋舍，優遊餘

年，他膝下有一個女兒，長的花玉一般的美，而且又聰明，會做詩，又會畫畫，他還有兩個小兄弟，請了一位先生在家裏上學，這位年輕的先生是多才而貌美的，日子過得長久了，便和那位小姐書信傳遞，竟結了不解緣，後來……」

他覺得聽得有味起來，哭聲也減少了，帶着吃吃的咽聲問道：『後來怎樣呢？』

『後來他的父母把她許給城裏一個富豪的兒子，他曉得了，便和那位先生在花園裏兩個人痛哭了半天……』她講到這裏，又故意的停了一會。

他急忙催促道：『快講！快講！後來究竟怎樣？』

『後來那位美麗的小姐嫁了，那位年青的先生也悵惘地走了。』

他聽到此地，不知什麼原故，重新哭得更悽切更悲哀起來，哭聲裏似乎問道：『你想他們兩個人的結局苦不苦？』

『我覺得他們很苦！』我們這位多情而早熟的女公主說到此地，也

禁不住的眼淚直瀉出來，倒在他的肩上哭了。

他們兩個人足足哭了半個時辰，他的衣襟上濕透了他的眼淚，他的衣襟上也濕透了她的眼淚。

(二)

秋光漸漸的老了，樹枝上的葉子，也都由青綠而變成衰黃，由衰黃而紛紛飛落，鋪在地上，成了一片憔悴可憐之色。夕陽中蟬鳴的聲音，也一聲聲衰歇下去，更經過幾番瀟瀟的秋雨，益覺得涼意深重起來了。

一向在家庭裏嬌養慣了的他，驟然來到一個素來不曾見過的學校，驟然遇到這三百多個素來未曾相識的同學，可憐他那弱小的心理，怎樣不要感到孤苦寂寞的悲哀呢？他每每在冷峻的教室裏，在莊嚴的教員發着尖利而單調的聲音的時候，他的形式雖然在端坐諦聽，他的心兒却早已飛到了故鄉——飛到已往時代的故鄉了。

他想到了當那九月澄明的下午，散學歸來，祖母正在念佛，母親正在

縫衣……全屋子裏滿佈着寂靜與和平的空氣，便獨自一人，走到西邊的書房裏坐下，攤開了白紙，濡軟了毛筆，調和了顏色，畫紅的花，畫黃的花，畫綠的葉，畫美貌的女子，畫江上點點的歸帆，一張，一張，儘畫去……也沒有有人來驚擾，也沒有有人來欺弄……

他又想到了在風雨晦明的時候，有遠方之客，飄然而來，家人都笑逐顏開，欣然相迎，殺雞沽酒，歡敘離情，那客人又是何等的和藹可親，睜開了嘴，每摸摸他的頭顱，讚美他道：『好孩子！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他又想到了當那可愛的和暖的春天，和三五小友，相約到湖邊垂釣……那時，小鴨在水面浮遊，羣鳥在樹枝歌奏，風過處，一泓碧水，也微微生皺，浮子在水波上輕輕移動，釣魚的小友都默默無語……這又是何等清閑而幽靜的景地？……

這種幼年時代的經過，如夢一般的，如雲一般的，飄浮在他的腦海裏

，使他心醉，使他神迷，使他更感到現在的痛苦。

全校的同學，大約有三百五十多人，其中從江以東來的青年也有，從江以西來的青年也有；生性粗獷，勇敢好鬪的青年也有，文弱風雅，好事修飾的青年也有；勤學耐苦，律守規則的青年固然有，而那些怠惰無聊，終朝嬉戲的青年也不少；這許多形形色色不同的青年，相聚在一個地方，有各以鄉土相同而結合的，也有各以性格相同而結合的，研究，討論，談笑，親狎，爭執……自晨鐘響了以後，直到夜火息滅以前，沒有一刻不在活動，變化，擾攘的狀態之下。然而他處在這種環境裏面，却愈覺其畸零，愈覺其弱小，只是無聲無臭地度那孤苦寂寞的生活。

從這許多學生裏面，若要找出一個體格最長最大的，自然是要推三年級裏W君；但若要尋一個最小最矮的呢，那末他是再也逃不出的了。不錯，他確是全校最小的一個學生，每逢上體操或團體排隊出發的時候，無論如何，他的位置，總只能佔在末尾。立在許多又高又大的伙伴旁邊，

相形之下，他自己也愈覺自己的渺小，怯弱。他又覺得環繞着他的眼睛都在灼灼可畏地注意他，並且在互相譏笑他，從那笑聲裏，似乎聽得出來：

『豆兒哥！這可憐的豆兒哥！』

上算學科的時候，一位冷冰冰的陰刻的先生，常常歡喜叫學生一個個到黑板上去當場演算，這于他也是一件很不利的事，因為那黑板的面積既大，掛得又高，每逢他上去演算的時候，他無論怎樣掂起了脚跟，伸長了手臂，還不能達到黑板上二分之一的地位，以至於每每一個算式還沒有完全的時候，而能夠給他寫下去的空地却沒有了，於是他又處在窘迫的絕地了，他覺得下面排列着的眼睛，都在灼灼可畏地注意他，並且在互相譏笑他，從那笑聲裏，又可以聽得：

『豆兒哥！這可憐的豆兒哥！』

這聲音於他是何等的羞辱而難堪！他只是紅着臉，包着眼淚，再也

不敢抬起頭來向人家看一看。

他日間受着這種無端的苦痛和煩惱，到夜間睡在床上的時候，一個人在帳子裏，想想被人侮辱的苦楚，在異鄉飄零的悲哀，不免又要暗暗地下幾行眼淚在枕上。他又想到了倘若這時可愛的蕙妹在我身旁，又要怎樣的可憐他，溫存地安慰他呢！他自己對自己說道：

『世界上只有她——只有她能夠憐憫我，體諒我的。』

(三)

星期六的下午，和愛的陽光，平鋪在萬物之上，光明而靜寂。蔚藍的天空，也好像在俯視下界，開顏微笑。許多學生們的臉上，也都浮上了一層愉快樂觀的色彩，精神也比平時更其活潑了；他們也有訪親戚朋友去的；也有興高采烈，到操場上運動去的；也有徜徉湖畔，呼吸新鮮空氣去的。他在這時候，也換換衣服，整整頭足，欣欣然走到她的家裏。她這時正伏在書案上，低下了頭，垂下了眼，那雙白嫩而纖小的手，

一只手攤在紙上，一只握着枝細幹的描花筆，靜悄悄地不知在描些什麼。看見他來了，她總是慌慌忙忙將兩手按住了那張紙，或把那張紙摺皺在手裏，死也不肯給他看。他却故意做出要去搶的樣子，微微地笑着說：

『你又要這樣小氣了！恐怕我學了你去嗎？』

『我不把你看！我不把你看！你一定要笑我的。』他那種嬌憨的女孩兒的態度，使什麼人看見了都覺得可愛。

兩人爭執了許多時候，終於她紅了臉，嬌羞似的遞給他。

『我畫得不好，你不要笑我！』

『好極了！好極了！蕙妹！你送與我，肯不肯？』

他聽了幾乎羞得要哭出來，頓着腳，嬌聲埋怨道：『姆……姆……你又在又笑我，下次我一定不給你看，不給你看！』

害得在前房的她的母親，提高了的喉音『蕙兒！你又在吵些什麼，三哥要看就給他看罷了』的喊了起來。

他每逢在星期六的下午來，一直到星期日的午後四五點鐘回去，在這足足的一週時的光陰裏，他們兩個人，日裏同在一處看書，畫花，談笑，遊玩……夜裏也同在一間房裏睡覺。原來她還有一個十歲的兄弟，她們姊弟兩人，同住一房，兩張床鋪的距離是相連接的。他來住的時候，常和他的弟弟同睡在一床。她那天真爛漫的弟弟，一上床就睡着了。他們兩人，却趁着這個機會，呢呢喃喃地談得不休，每到全家都已靜寂無聲的時候，他們還在切切私語：

「……………」

「啊！三哥！我這幾天心裏覺得很難過。」

「你爲什麼難過呢？」

「我在想……」

「你在想誰？」

「你猜猜看，我想誰？」

「噢！我曉得了！我曉得了！你在想隔壁的陳哥哥？」
「啊！你說出這種話來！你睡！你睡！我不同你講話了！」
她似乎有些怒意。

「那末你究竟想誰？」

「我……我不說了！」

「你可是在想……我嗎？」他把一個我字說得特別的低。

「姆……姆……我是想你……」她那天生成忸忸怩怩的女性，完全流露了出來。

他那感激的聲音，無限愈快的聲音，也模糊而發顫了：「你曉不曉得？我也在天天想你呢！」而且不自覺的將一只手從帳子下伸過去，一直摸到她那柔嫩而帶粘性的小嘴邊。她也不自覺的將一只手捏住他的手深深地口邊呼吸；另一只手，也從帳子下伸過來送給他。

(四)

光陰過得真快，早已春去夏來的轉移了成個寒暑。這一年的夏天，正是霽雨惱人的時候，全國學生，因為外交失敗，奸人賣國的原故，都丟掉了書本子，狂熱地舉行愛國事業，鬧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且省城裏的中小學校，當然也不肯示弱，立即和各省響應起來，舉行露天演講啦，分發警告國民的傳單啦，調查商店啦，焚燒日貨啦，整天整夜的忙得不休。他在這個時機裏，却也不可說是十分無用的，因為他于繪畫和寫字兩門，在全校頗負點盛名，所以就被舉為編輯部裏的幹事，在印刷事業一方面，也着實盡了一番力。

後來學潮越鬧越大了，省城裏的學校，都一致實行罷課起來，作最後之抵制。行政的當道，却趁此索興將暑假提前給放，使一班團給鞏固的熱血青年，四分五離，回到家鄉，再不至於鬧出意外的事情來。

可憐他在這五風十雨的時候，竟糊裏糊的在中學裏畢業了。

在他回的教鄉去的幾幾天，從里地寫了一封信，給他藍妹寄去：

「……我們最後離別的那一剎，我好像有千言萬語對你傾吐，但母親住在喉邊，不知要說那一句好。我看你也像有無限的離情鬱積在心裏，而無從想出一二句話形容出來。我們終于沈默無言地別了。其實這沈默無言的一刹那，真可道盡我們別離時悲哀的情緒呢！」

還鄉以來，又忽忽數日了，獨坐書齋，悶悶無聊！偏又是連番風雨，在窗外悽悽切切地下個不休。今晨雖有晴意，而幾陣涼溼的南風吹來，更使人有無限悲涼之感呢！啊！光陰一去不復返了！過去的歡樂也只有向夢裏找了！回想到四年來我們夢一般的歡情，又不覺悠然神往，潸然涕下呢！啊！吾妹！你還記得嗎？那秋日庭院中的相與泣訴。你還記得嗎？那夜深人靜時的喁喁私語。你還記得嗎？那輝煌電燈光下的擁抱接吻。你還記得嗎？……唉！不願多說了，不願多說了，多說了反要摧殘了我的心，或者也要摧殘你的心呢！

從外祖母的談話裏，知道你已經在今春訂婚于汝甫氏，聽說那家是吳

郡望族，資產豐厚；聽說你的郎君是溫文多才，不愧爲一個江南倜儻風流的公子，這你的將來，是何等的幸福，何等地安樂呢！我在此，當敬祝你的前途無量！……

我呢，雖然已經從中學畢業，但總還想繼續研究些專門的學識，作立身之預備。我自己曉得我的性質是近於美術的，所以我近來有投考S埠美術學校的志望，可是那邊每年的費用實在不輕，要達到目的，總要經過一番周折。我父親的意思，是要命我學習郵電或銀行的事業，但這對我是很不相合，我十分不願意。總之，無論如何，過了這夏天以後，我必定要上S埠去了。省城裏一時不能重來，唉唉！從此兩地相隔，不知何日再能重見一面？你倘然不忘記我，請你時常報我些消息啣！

天漸漸的熱了，望你珍重！後園的紫藤想已攀高了些，黑桃已生出小貓否？這些多是我時常記念着的……」

後數日，他也接到一封從H城裏寄來的信，那封信上是這樣的寫着：

「自哥去後，我就覺得悵惘無聊，不知怎樣纔好，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感興趣味，今天接你來信，更使我無限感激，使我涕下，使我憶到舊日的歡情……我竟昏昏昏迷迷地倒在床裏了！啊啊！三哥！我在這一生一世裏，總永遠不會忘你的，我無論到什麼地方，我的心裏總只有你一個人——你也會忘記我嗎？……」

「我的親事，確在今春定了。我那時恐怕傷了你的心，所以始終未曾提及。你既知道了，也是沒法，可是那家的家世怎樣？那……那個鬼是怎樣？我却全然沒有知道。我當時也想反抗，然而我這柔弱無能的人，又怎有力量來反抗呢？我只有隨着命運走去吧！這件事請你也不要怪我，我們只得怪自己的命運罷了！……」

「你有進美術學校的志望，我很替你欣幸，我深曉得你有美術的天才，將來的希望，必定無限，我的性情也極歡喜美術，因此我也更欽慕你了。哎哎！我深恨我不能同你做一家的人呢！在和愛而幽靜的家庭裏

，我同你在一同作畫，一同讀書，這是何等清閑的幸福！可是現在，哎！這種希望早已等於水中的月，鏡中的花了！……」

眼漸漸朦朧了，字跡漸漸模糊了，他再也沒有勇氣看下去。

(五)

又是四年後的一個春天，美麗的清明節也過了，嫩紅的桃花也謝落了，樹枝上的嫩芽，也漸漸長大起來，變成葉子，望過去，一片的瀰漫新綠。無情的東風，又送了些點點滴滴的春雨過來——便組成了一幅迷離渺茫的江南春景。

在那條接近鄉村的大道旁邊，有一所住宅的洋台上，這時正有一個青年，憑欄遠眺，他那面容是蒼白的，他那頭髮是蓬亂的，他那雙晶瑩的眼睛，無意地注意到牆外的一棵碧桃樹上，那碧桃花的花瓣，片片地落下來，落了滿地，被那無情的雨絲，頻頻侵打，更覺得有飄零淪落之態，他嘆了一口氣道：

「碧桃啊碧桃！我的命運也正和你一樣的可憐……啊啊！可憐我歡樂的青春時代到那裏去了？可憐我青春時代的那朵花兒到那裏去了？」

……

「他又不覺想起幾年前的一樁極可戀念的事：

「也是這樣可愛的一個春天，是星期日的上午，窗外的雨聲正蕭蕭着。從玻璃窗外望出去，綠綠的葉隨着風東西南北地飄搖，片片的花只剩了幾朵殘瓣在枝頭上；玻璃窗內的她呢，正在那兒梳他的那枝光滑鬆軟的髮辮。她梳好了辮兒，洗好了臉兒，又輕輕把粉兒撲上，對着鏡子，微微的笑，又笑笑對着旁邊坐着的我。她無意中看見我頭頸上的那顆長衫的鈕扣已經脫線了。

「三哥，你住在外邊真苦，衣服破了也沒有人給你縫，要是把你母親看見了，不曉得要怎樣的心痛呢？……讓我給你縫縫罷。」他一邊說着，一邊走到櫥旁將針線拿了出來。

「謝謝我的妹妹！我把衣服脫下來罷。」我立了起來說：

「衣服不要脫的，我這樣也可以縫——呵呀，不過……把人家看見……他的臉兒又漲紅了。但是又接着說：

「我喜歡這樣給你縫，你如果脫下來，我不願意給你縫了。」

於是她就開始給我縫起來，我們的臉兒是對面對着，起初還是遠遠的，不知什麼原故？把我們當中的一股熱氣吸引了攏來，漸漸移近了，漸漸依偎着了。她的眼睛閉成一條彎彎的弧線，再也注意不到鈕扣上去；她的手也微顫得厲害，再也沒有力氣縫下去。我還覺得那時的感覺，是那樣的和暖，那模樣溫軟，而且又那末樣的香甜。

可恨那不知趣的王媽，不知爲了什麼事情，推進門來，呀的一聲，竟把我緊緊的擁抱，驟然分撒了。」

「啊啊！自從我到此地來求學以後，再沒有機會看見過她一次，以後恐怕也永遠不能會看見了！記得前年有一天晚上，校役送進一封信來

，那信封上娟秀而細小的字，我一望而知是她寫的了，我驚喜若狂，撒開來看時，裏面只有幾句話道：「別來半載，想兄近况至佳，弟獨居寡歡，思念之情，時索寤寐，兄亦有此同感否……好風有便，惠我佳音。」

不知道她只寫了短短這幾句是什麼意思？不知道她自己稱弟是什麼意思？……她莫非有意想絕了我嗎？然而這短短幾句話裏面，却又爲什麼這樣婉轉而沈痛呢？」

「啊啊！自從那封信之後，再未曾報我些消息了！我的思念，也漸漸淡薄下去，也希望有別個女子來和我相愛，雖然到如今還是這樣孤獨着的，然而我這種念頭，到底是對他不住呢！」

「後來有一次母親的來信，曾經提着過一筆道：「昨得P處來信，知汝薰妹已定于某日出閣……」啊啊！母親，你是沒有曉得我心裏的隱衷的，你如曉得了，也不致于會再把這種消息來告訴我。」

他想到這裏，不知不覺哀婉地，反復地唱着一首別離的歌調，那歌裏

的詞譜，便是一位多情的亡國君主作的浪淘沙詞：

簾外雨潺潺，

春意闌珊，

羅衾不耐五更寒。

夢裏不知身是客，

一向貪歡。

○

獨自莫憑欄！

無限江山，

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間。

一九二三，暮春時節，

悵惘

(上)

在我們這裏做model的S姑娘，現在被幾個有名有勢的藝術家僱用去了，我們沒有和他們爭奪的能力，只有垂頭喪氣嘆息嘆息罷了。然而S姑娘好像和我們有不忍分別的樣子，伊在每日應盡的職務做完之後，常常到我們這裏來的，我們的日常談笑之中，平空添了一個伊，便不知不覺的加添了許多活潑的生意，這其中的原因雖然很暗昧而說不出來，但要說也未始不可以。第一因為伊長着一個圓圓的帶着兩朵玫瑰紅的笑臉，其次是伊的一對烏黑的眼睛常含有一種不可思議引人的魔力，其次是伊的胸部隱隱現出的兩個乳峯，其次是伊說話時候的一種還沒有被都市化的天真的憨態，有人說伊的上嘴唇有些翻上來，像一個瓶口似的，但從伊全體看起來倒並沒有什麼妨害。

我們從伊的談話中，曉得伊的故鄉是在揚子江邊的一小村鎮上，伊的婆婆是一個再凶惡不過的婦人，伊今年才只有二十歲，伊的丈夫是在本埠某商人家里拉車子的。伊說常常要打伊，所以現在很不滿意這殘暴的男人了；伊又說將來預備積起二三百塊錢去給伊的婆婆家裏，從此再不願意回去了。

『不過一個鄉村的女子，孤零零在這大都會裏生活是很危險的呵！』我無意地插口說了一句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但是你總得認識幾個字，知識開通了不是很占便宜嗎？』

『我也想到的，我們不認得字的人真苦……可是沒有人教我。』

『你不妨到近處有夜科的女學校裏去補習補習。』

『像我這樣一個字也不認得的人，什麼好到學校裏去讀書呢？』

『是的，是的……』

「這時在旁邊的L君笑嘻嘻地指着我对伊說：『這位T先生是我們這裏的文學家，你請他教好哩！』」

「教這點東西到也用不着文學家，不過你倘若天天肯來，我到很情願教你的。」

「謝謝！先生！你要幾塊錢一月的學費？」

「笑話，笑話！我哪里要你的錢？你要把我錢我倒不教你了。」

「那麼先生，真是謝謝！我明天就來好不好？」

「好好！你明天就來吧！」我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微微有點發顫，這種發顫的動機，並不是因為恐怖，也不是失望，實在是出於我心裏起了一種說也說不出來的愉快——啊啊！從此我的生活不致於再那麼枯燥了吧！

○

伊給了我一塊錢，託我代伊買幾本書。我給伊買了兩本最淺近的國

民學校教科書，只用了一角小洋，其餘剩下來的十角多錢，我都代伊保存起來，預備將來再給伊購些零星文具。

伊很聰明，並不如一般鄉村中的笨姑娘一樣，我只要教上伊一兩篇，伊就能夠自己讀下去了，有時忘記的時候，也能在旁邊的插畫中意會得出來，不過其中有幾個字，伊總讀來讀去讀不相像。

『這大概是因為我讀杭州口音的原故，你如果讀起來不便當，我可以教你江蘇口音的。』

『我是情願跟你讀杭州口音的。』

伊這句很平常的話，使得我非常感激，我的常要淌淚的眼睛裏，又不知不覺的像有些液體包圍着了，我的手也無意識地移近去，緊緊的握着伊的手，伊並不畏縮，一動也不動的任我撫摩，伊那雙手雖然比我的還要紅些，還要黑些，但那種溫存，那種柔軟的感覺，是我從來所沒有遇到過的啊！

伊每次來的時候，頭總是梳得光光的，衣服也換得很清潔的，面孔上和頭髮上不知搽了些什麼生髮香水，雪花膏之類的東西；那種嬌艷的色彩，那種芳郁的氣息，年青的我，怎不被伊所引動呢？沈悶的夏天的黃昏後，同居的朋友們都出外散步去了，寂寞的房間裏，只剩了我和伊兩個人對面對坐着，我這時候不知被一種什麼魔力所牽動了，全身的血液都好像在沸騰的樣子，心房裏也僕咯僕咯的跳個不住，我恨不得想撲過去緊緊地擁抱着伊，和伊深深地接一次吻，但是另一種意識却這樣的命令我：

「這不行的呀！這不行的呀！你就是要和他擁抱接吻也還早哩！」
所以我始終還能保持我不致十分輕狂的態度。

「這是什麼字？」

「……………」

「這是什麼字？」

「……………」

伊不響，只是瞪着兩隻淚眼朝着我。

「你爲什麼連起來讀倒認得的，一個一個拆開來讀就不認得了？這樣不很好，你回去的時候應該用用功！」我懇切地對伊說。

伊的頭已慢慢地低了下去，手不住的向眼邊揩拭，大概有兩分鐘的時候，才聽見伊斷斷續續的聲音：

「我回去的時候，空倒很空的，可是我哪里還有心思去讀，你……你不曉得我的心事是很多的呢！」

「你有什麼心事呢？你告所我吧！你告所我吧！」我將身子移近一點輕輕問伊。

「唉唉！我的心事……我的心事……」

伊終究沒有說得出來，只是把手不住的向眼邊揩拭，啊啊！我那時爲了這一點事情，也無端的陪伊下了許多眼淚呢！

(下)

洋樓面前有塊打網球的草地，四邊的竹籬旁，都種了些野薔薇，月季，大理花，美人蕉之類的花木，交春以來，到開得頗不寂寞。當夏天的薄暮時分，四周都包圍了些淡紫色的霧氣，螢火虫一亮一亮的在花葉叢中出沒着，涼爽的晚風，帶着些夜來的花香吹拂過來，便更覺得這小小庭院的可愛了。我們幾個人吃過晚飯之後，老歡喜在這里乘涼的。坐在絨毯似的草地上，看看藍空中閃閃的星光，和東天初升起來的八分滿的月亮，不覺起了一種悠涼淡漠之感。

『你看，那月兒攢到雲裏去了！』

『最可惡不過的烏雲！』

『月亮真如一個皎潔的處女啊！』

『啊啊！千古的詩人，爲了伊不知詠過多少戀歌呢？』

大家雖然這樣很文雅的談着，但是我的化身好像已經坐在白熱的電燈光底下，對着一個健康豐美的女性在那兒嗚嗚地清談了。

哦哦！天已經黑下來了！ 哦哦！遠處禮拜堂已經打過七下鐘了！
爲什麼還不來呢？ 爲什麼還不來呢？……

禮拜堂裏的鐘聲繼續地敲着，八點鐘了，九點鐘了，月亮漸漸地升了上來，大地上平鋪着一層淡青的月色，倦了的朋友們都已回到房裏去安息了，靜寂的草場中，只剩了一個我在那里默默地發着痴想。

——啊啊！ 伊莫非在恨我嗎？ 在怨我嗎？ 在疑心我有意欺侮伊嗎？ 在悔着不該上我的當嗎？ 唉！ 伊完全錯了！ 伊完全錯了

我是決沒有那種心思去欺侮伊，使伊上當的……

——啊啊！ 這種女子，這種沒有知識女子，伊哪里能夠了解我心中的苦衷呢？ 我不該……我不該——

——不來也好！ 不來也好！ 這種下賤的女子，本來只配和那些僧夫爲伍，我不過現在貧寒罷了，我終究是一個書香人家的子弟，何犯着同這種人去親密呢？

——不要我教就不要教好了，當時何必情願呢，唉唉！我平空又上一個大當。

——啊啊！那溫軟的手，那溫軟的手……

第二天也沒有來，第三天也沒有來，一個星期了，兩個星期了，仍舊不見伊的蹤影。有幾個朋友對我說：『伊那天回去的時候，剛巧在路上遇到了那個拉包車的丈夫，把伊一把拖住了，問伊到那裏去，伊沒有回答，後來一直跟到那位主人的家裏，罵了一個多鐘頭才去的，後來天天夜晚在門口候好，不準伊出來，所以不來的。』

有幾個朋友對我說：『伊現在像有病的樣子，從前在頰上的兩朵紅玫瑰也憔悴了，笑容也不容易發現了，走起路來也沒有從前那麼活潑了！』有幾個朋友對我說：『伊不來的原因，是因爲從中有幾個人說了閒話，說伊這樣年青的女子不應該請那種浮滑少年教書的，說伊將來一定要深深地後悔不該與我接近的……』

啊啊！ 伊被伊的丈夫監禁住了也罷！ 生了病也罷！ 被人家說閒話也罷！ 一切總是我的不是罷了！ 總是我的不是罷了！ 啊啊！ 我總不該答應伊教伊這幾個毫無用處的字的，我總不該握伊那隻溫軟的手的，我總不該存了那種污辱伊的獸性的慾念的，我總不該慫恿地問伊心中的隱祕的，我總不該懷了那種惡念去怨恨伊的！ 啊啊！ 我只要把我的眼睛一閉，就看見一個孤苦無告的女郎，張大了一對淚汪汪的眼睛，在那里仰首悵望着我。

我要想寫封信去告訴伊，說我現在是已經悔恨的了，請你千萬不要再記着我了，千萬不要再埋怨我了，無論如何要恕我的喲！ 但是伊只有讀了這幾天的書，只有認得不上一百多個字，伊又如何能看得懂呢？ 我又只好不寫了。 我又想走過去看看伊，伊現在究竟病了沒有，但是被人家看見了又將如何？ 而且伊所住着的那家主人，是非常痛恨我的，我又怎麼可以去呢？ 我望望西方昏沉沉的天空，眼睛裏的淚珠，又如同黃霧雨

一樣的陸陸續續地流了下來：

『啊啊！可憐我這小半部敗殘的生命史中，又無端添上了這一段難忘的創傷了！』

一九二三，七，三。

下弦月

他一覺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看見窗外的烟囪上已經在那裏發着淡淡的微光，以爲是黎明時候了。然而再仔細朝天空看去，仍舊只見許多銀光閃爍的星斗，襯在深藍色的背景上，這分明還在一點多鐘的夜半，着實可以再睡幾個鐘頭呢。然而這時候圍繞他四周的蚊虫，正在那兒興高彩烈地合奏着交響樂，以表示牠們勝利的凱旋，那裏還能使他好好的睡熟去？面孔上只是發着奇癢，用手指去抓抓，又覺得有些麻木不仁的感覺，而且一處發覺了，他處都隨着同時發覺出來，他將手掌在大腿上一拍，那曉得小腿上又受了一次深痛的攻擊，他又將手掌向小腿上拍去，不提防背脊上又受了一次深痛的攻擊，他那兩手的防禦真不勝其繁了。

『唉唉！我倘使去年冬天不將那床洋紗帳子當在典鋪裏，現在也何至於受這種苦呢？被牠們咬咬還是小事，即使晚上睡不着，日間也可偷

閒睡午覺的。只是秋天害起瘧疾來又將如何呢？又沒有人來服侍我，又沒有錢來吃藥……啊啊！我錯了，我錯了，我千不該萬不該把那頂帳子當了的！」

自己悔恨了一息，心裏忽然起了一個決心，不要再睡了，睡了反被牠們欺侮，還是到外邊去乘乘涼罷！於是就爬起身來，出了房門，慢慢的走到洋台上去。

半規下絃的月亮，高掛在天心，沒有一片浮雲遮住，皎潔的青光，遍照到下界來，園子裏繁密的林木，遠近人家的屋宇，都顯出了許多模糊的輪廓，數點明亮的燈光，從幾家窗洞裏透露出來，點綴在這幅朦朧的夜景裏，便添了幾分生動的意味。聲聲的鳴蟬，大概在日裏已經工作得疲勞了，這時候正躲在樹葉子裏尋牠們的幽夢去了，蟲鳴的時候是還沒有到，所以四圍只是一片寂靜。

他倚在洋台的欄干上，看看這幅月夜幽靜的景色，受着涼爽的晚風，

便覺得日間一切的煩慮俗念，都隨着幽化靜化了，與會到來，口裏不禁輕輕念了幾句他平生所最敬慕的南唐李後主的詞：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

然而在這繁華的都市裏，四周所有的，不過是些籠箱似的房屋，屹立的電杆木，與格子塊的天井，至多也不過些經過人工製作不自然的花木，所以這月夜悠涼的情調，終究難以充分地顯露出來，他心裏又不免感到了許多不滿意的地方：

『唉唉！此地可惜缺少了一湖碧水，幾行疏柳！倘使我此刻坐在湖邊上呢，一定可以看見月兒在波心微微的蕩漾，可以看見垂柳在水面上靜默的倒影，可以看見夜鳥撲刺刺的掠水飛過，或者竟還可以看見童話中所敘述的美麗的妖精坐在蓮花上對月流淚的神情——那是何等幽渺神秘的遭際呢！』

唉唉！此時可惜又缺少了一個吹簫的朋友，倘若我的舊友煙影君在此地呢，他一定要吹起那支洞簫，那種清幽出世的音波，抑揚在這樣的靜默的空氣裏，這又是何等風雅的韻事！

唉唉！我倘使能夠在這樣有詩意的夜裏，偕着素心人，泛一葉之扁舟，在那湖面上的蘆葦深處，任牠自己浮到東也好，浮到西也好；伊吹着一支小小的橫笛，吹的是西江月，我依聲和她，嫋嫋的餘音，繚繞在荻花間；伊又和我共賞文藝的勝事，象牙塔裏的樂趣，談到得意處，我們樂不可支了，便雙雙的擁抱着，我的嘴兒深深地吻着伊的嘴兒，我的心兒，觸到伊的酥胸處，那又是何等溫柔歡樂的境地呢！……」

他想到這個地方，把頭枕在一只靠着欄杆的臂膀上，眼睛也睜到了只剩一條縫，身子也懶洋洋的像沒有骨頭的樣子，倒在一張藤椅子上，只是默默地任領略那種幻想的情味，忽地又猛的將身子聳了一聳，將拳頭在欄杆上狠狠的敲了幾拳，口裏自言自語的怨恨道：

「呸呸！你完全在那裏做夢，真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她們到是要同你這種窮光蛋發生戀愛呢？你也沒有豐厚的財產，沒有美麗的服裝，沒有如花的美貌，也沒有留學的頭銜；一肚草包，半點學識也沒有的人，想同那些高貴多才的小姐們去尋歡，虧你怎樣夢想得到的！醜態！醜態！這不是醜態是什麼？」

他面上有些發起燒來，胸口好像有一股怨氣吐不出來的樣子，眼睛裏不知不覺滾下兩行熱淚出來，但這時他的眼淚，並不完全是爲憤恨而下的罷。

一個人到了感激得無可用言辭來形容的時候，每至於不自覺的落下眼淚來，這種眼淚實在可說是最有意味而且最有價值的了，他這時的眼淚，也就是因爲憤恨別個知識階級的女子而聯想到他現在初戀着的那個純撲天真的S姑娘而下的。

「唉唉！可憐我活到如今，已經二十一歲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女

子真心真意的愛我過，她們不是報我兩只白眼，就是賜我些輕蔑的譏笑，我對於這種侮辱是嘗夠的了，不料現在偏偏有這樣一個鄉村裏的無知無識的女子，獨獨垂青於我，啊啊！她真是我一生難得的知己，我真感謝她，我感謝她那付對我這樣真實的心腸！」

這樣感激起來，他平時慣發的一種神經病，到此又發作起來了，何況他這一向感受着的事情也不好說不複雜了，心裏也經過了不知幾次的創傷。他每經過一次創傷之後，總不肯把牠輕輕放過，不論做不好做得好總要做篇東西出來，描寫描寫所經過的段片，心裏才覺得有些舒暢的。因此他現在又想把這幾天來所經過的事情，連貫起來，編一本劇本，把自己做了悲劇中的主人公，把S姑娘做了女主人公，把他的朋友C君做了襯角，於是就在這靜默的月夜下，在肚裏打起稿子來了。

最先要取好題目！『畫家與其模特兒』這是再適合不過的了。

其次是舞台上的背景：『一間窮畫家的臥室，左邊角上放了一張床，

沒有帳子，床上只有一條蓆子，一條破被，靠床有一寫字台，上面散亂了許多紙張書籍，桌旁有椅櫈兩三，靠右角有一畫架，上面擱着一幅未完成的裸體畫，地板上散亂了許多畫筆，油色之類，顯出極浪漫的情景，壁間參差地掛着許多作品，正面有一窗，望出去是對面洋房的高牆，右壁有門，通外廊。」

「幕開時畫家 T 斜坐在椅上沈思，若有所待，約半分鐘，其友 C 推門入。

C 老 T！你一個人坐在這裏又在想什麼心事了？

T 無聊的坐坐，有什麼心事可想？

C 哼！你不要假癡假呆了！你這點心事，莫非我不曉得！——是爲着蜜司模特兒這幾天不來的原故，哈哈！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T 哦！你真能夠摸着我的心，她約我今天下午來的，我正在這裏等她。

C 哼哼！ 你不要這樣發昏了！ 你曉得人家在那裏罵你嗎？

T 他們有什麼可罵我的地方？

T 他們罵你是藝術界的蠹賊！ 廉恥喪盡，人格掃地的青年！……

C 還有麼？

T 還有，正多着哩！ 有人責備你不應該同一個有夫之婦發生戀愛，在

婦女問題上是講不過去的，有人說你做出那種肉麻的小說來，使人作

三日嘔。

C 盡於此了嗎？

T 盡於此了。

C 我當是什麼天大了不得了的事，原來是這點小事情！ 他們罵，讓他們

去罵好了，我仍舊是做我的，本來一個藝術家並不要求人家的了解，

藝術家的思想，至少要超出時代五十年！

C (冷笑) 呵呵！ 你到開口就說大話！ 不要臉的！

T 這不是說大話，這是自尊，是我們青年應該有的態度！

C 放你的屁！ 同一個模特兒發生發生戀愛，就算超出時代了嗎！ 老

實對你說：你這回事，我個人頭一個不贊成！

T 你到說說爲什麼原故！

C 第一她是有夫之婦，將來於你的名譽上很有妨害的，說得不好，還要

請你吃官司，定你一個和誘的罪！ 第二，她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女子

，講得稍爲文雅一點的話就聽不懂，你同她戀愛有什麼趣味？ 像你

這種人，慢慢的等機會，將來一定可以得着一個好好的女學生，何苦

同這種下賤的女子去胡鬧呢？

T 呸！ 你的話完全胡說！ 有夫之婦莫非不準她再和別個男子發生戀

愛嗎？ 有知識的女子是人，沒有知識的女子莫非不是人嗎？ 像你

這樣真是看輕女子的人格了！ 只要兩個人互相愛慕，知識不知知識實

在不成問題的，況且我平生所最恨的是現在的一班知識階級的女子，

她們看不起人，她們歡喜裝闊綽，她們慣會造作虛偽，……

（說到這裏，S姑娘推門而入）

S 啊！兩位先生又在那兒高談闊論些什麼？我聽也聽不懂，什麼造作，虛偽？

T 我們是亂談談的。

S （對C）哦！C先生！現在已經放暑假了，爲什麼還不回府去？

C 我不願意回去就不回去，有什麼爲怎麼呢？——啊！我明白了！

T 我出去，我出去，讓你們去談談心曲吧！（一邊笑着，一邊跑出去）

T 啊！你隔了這許多天才來，我等得你好苦呀！

S T先生！我實在不敢常來，此地人多，他們一定要說閑話的。嚶

啊！我在那邊天天聽見許多難聽的話，不曉得什麼原故？我同你說的話他們都會曉得的。

T 他們怎樣說你？

S 你還要問我！ 都是你不好，做出東西來告訴告訴人家，害我不好意思見人！

T (低頭半晌) 你恨我嗎？

S 唉！ 我那裏會恨你，你千萬不要多心喲！

T 你不恨我，我倒覺得對你不起。

S 唉，我們不要去講這些了！ 哦！ 先生！ 你爲什麼這樣的熱天不

掛帳子，不怕蚊虫咬嗎？

T 我是講究衛生，掛了帳子要害肺病的，所以我甯可把他放在箱子裏。

S 你又要騙我了，掛帳子的人多得很，那一個人生起肺病來？ 不掛倒

要被蚊子咬出病來呢？

T 啊！ 你既然這樣關心我，我也不瞞你了，老實告訴你，我的帳子早已斷送在典當裏！ 現在也沒有錢來再買，……

(S 聽到這裏，眼眶漸漸有些泛紅，伸裏手向衣袋摸出一張五元的

鈔票送到T的手裏)

T 啊！這算什麼樣子呢！我決沒有受你的道理？

S 你不要客氣了！等一息去買一床帳子來罷！

T 那末就算借給了我吧，等我有了錢再還你！

S 啊！你又要來講這種話了！我現在同你還有什麼分別，你的就是

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有什麼還不還呢？

T (嗚嗚咽咽的哭起來)我真慚愧！可憐我一個男子自己不會賺錢，

倒要用你辛辛苦苦得來的幾塊工銀，……唉唉！你這樣待我好，我

將怎樣報答你呢？

S (將身子捱近過去，一面替他揩淚，一面自己也禁不住的哭了起來)

唉唉！有什麼報答不報答？我的全身心的一切，也都歸你了！

T (哭得更利害)唉唉！我的全身心的一切，也都屬於你了！我爲

你死也豬頭動的……

（兩人互抱而泣）

他做到此地，眼睛裏的清淚，同湖水一樣的湧了出來，把一件洋紗襯衫溼透了一大塊。他想把劇本再繼續做下去，但是再也想不起什麼來，他又想想，橫豎是不想發表出去的，不完成就不完成，將來如果有機會，再可以繼續下去的。於是就把他暫時丟棄在一旁，從新把精神再振作了一振作，眼前的景色，又漸漸能夠注意出來了。

滿天的星斗漸漸稀少了，月光也淡了下去，東邊天際，已經現出一層魚白的色彩，窗洞裏漏出來的燈光，也在灰白色的空氣裏淡滅下去，馬路上也聽得有幾聲軋軋的車聲送過來。……

忽然有一陣清冷的曉風，從洋台旁邊掠過去，他忍不住的打了幾個寒噤。

一九二三，八，三，在上海。

下
註
頁

一
四

窮途

(一)

他的衰黃而乾枯的手顫動地拿着一封信看下去：

『本會自今春以來，用費浩繁，經濟支絀，目下實有入不敷出之勢，故自下學期起擬縮小範圍，所有會中職務，均改由會員義務負責，書記一席，自即日起，當即行取消，先生才高學富，屈居此位，亦深屬可惜，望別作他圖……』

他看到這裏，面色漸漸變成灰白，眼睛也覺得昏花起來，再也沒有讀下去的勇氣了。

(二)

春天的一個夜裏，油菜花的芳香正在暗地裏輕輕的舒送過來的時候，靜寂的F校舍的會客室裏，白熱的電燈光底下，大菜檯的周圍，正圍坐了

許多青年，在那裏開着校友會的評議會，爲的是要整頓發展些會務，最初，那位圖書部主任賀君開始提議道：

我早已同校長先生說過，我們圖書室裏應當請一位專任的管理員才好。如同去年，我們幾個人雖然輪流盡管理的義務，然而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後天又是他了，各人都不負責任，書籍借出去了，也不曉得是那入借的，也不曉得借出去的是那幾本書；而同學們的人格又自己太不尊重，等到學期終了時調查的結果，纔曉得缺少了全數十分之四的數目，今年決計不能如此辦，否則我決計辭職！ 決計辭職！

會場裏靜默了幾分鐘，大家好像對於賀君的提議，在作一度深密的考慮，於是那位總務部主任繼續表着同意說：

「圖書室裏請一位專任的管理員，在事實上是極說得過去的；并且不單單圖書室，會裏一切書信文件的謄寫，正缺少一個人來辦理，我們不妨專請一位先生，一方面管理圖書，空下來的時候，又可以請他擔任這一樁

職務，其實就好說是我們會裏的辦事員。」

清瘦短小的唐君，這樣說了幾句之後，各人的意見，就愈發愈多了：

「要找這位職員，實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可不是嗎？又要頭腦清楚，又要耐於久坐，文字要清通些的，下

筆要敏捷些的，具有以上的資格，纔能夠擔當這席職務呢。」

「能夠具有這等資格，恐怕不到這兒來吧！現在我要問問，會裏的

避濟究竟充足不充足？我們預備多少薪水去請這位職員？」

「會裏的經濟實在不能算充足，我們只能要求學校津貼幾文吧。」

「學校裏至多不過貼三餐飯！」

「我想會裏也祇能抽出全數五分之一的經費。」

「那末每月至多也不過十塊大洋。」

「在現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之下，十塊大洋決維持不下，一個人縱使沒

有別的嗜好，但無論如何總要得一個溫飽的。」

「我想一定沒有這種人來充這個位置。」

「大家紛紛議論了一番，沒有得到一個確實的結果，這時坐在角上永沒有發言過的朱君，却慢慢的報告他昨天得到的一個消息，——因為他是教務處的文牘員，所以學校裏的新聞，他比較的最為靈通。」

「昨天李教務長那邊來了一位同鄉來看他，這位同鄉聽說到很有點資格的，在前清進過好多個官立學校，民國以來，也歷任過許多職務，現在不知為什麼竟流落在上海，所以特地來求我們這位教務長，想在我們學校裏任一點書記的職務，只要一時能夠糊口得過去就好了。當時李先生似乎應允了他，請他今天再來。啊！李先生到底有點同鄉的感情，等到那位同鄉走轉面，他就悄悄的對我說，我看這人流落得可憐，聽說現在校友會想請一位職員，我想不妨就請他試試看。」

「這是極好的一個機會！」

「雙方都是極好的機會！」

「這時窗外好像閃過一個黑影，朱君急急指着向大家說：『哦！就是這位先生』在一瞥的印象裏，不能仔細辨別出來，只看見他的背影是微微有點駝，彷彿有些像小說所描寫的村學究的神氣。

(三)

隔了幾天，F A學校的圖書室裏，來了一位老先生來辦事了。這位老先生却很容易引起一般年青人的注意——這或者是因為容貌，性格，習慣，嗜好……不相調和而引起來的注意——灰黃色的面上，刻劃着深而且顯的皺紋，所以他的笑容很不容易發現出來；走起路來，一歪一斜，和健康的康的人有些不同，很可以用蹣跚二字去形容他，這也許是失意時無意中的表現，但是人家都說這是老先生應有的態度，其實他那種老先生的態度還不止此，一張寫字檯上，經他布置之後，就具有一種特別的風味了，陳舊的硯台，灰紅的印泥缸，綠色斑斕的銅筆插……一切文房的用具，都應有的盡有的排列出來；而尤其省不來的是一枝黃銅的水煙袋，幾疊沒有捲好的

煤頭紙，這是他惟一的消遣妙品，他每逢着人總歡喜說：『唉！現在只好吸吸皮絲，三炮台是吸不起了！』而別人却不十分高興同他多談，因為在他旁邊，很容易感到一種異樣的臭味，這臭味能使人引起一種莫明其妙的回憶呢！

日子過得長久了，他的特性也漸漸地顯露出來，精神也沒有初來時的充足了，長日沒有事情做，老靠在寫檯上打磕，常常閱書室裏的同學談論得很起勁的時候，他老先生還在那裏安安穩穩地做他的好夢。一覺醒來，喝上幾口將冷的濃茶，捧起水煙袋，不息地，遲緩地一筒一筒呼着，青烟圍繞在他的四周，一直到一根煤子燒得無可再燒的當兒，才肯決心告一個小小的結束。這時精神覺得稍爲振作了些，於是纔開始他每天應做的事。然而他對於他的職務，並沒有感到興味，譬如有人要向圖書室裏借幾本書，勢必要和他接洽，他的面容立刻就可以變做更不自然的神氣，怨恨似的回答道：『事情正忙着呢！』原是的呢，借書對於他確是一件極繁瑣

的事，好容易等到他把所要借的書檢出來之後，他一定要詳細的問道：『貴姓？大號？府上在那裏；現住在那裏？……』那人必定要清清楚楚的答覆他，經他清清楚楚記在簿子上之後，才肯把書本鄭重地交出來，有幾個學生故意在他面前讚美他說：『你老先生究竟富有經驗，辦事這麼老到，認真。』他得意極了，微笑湧現到他的嘴角；『這確是我辦事精細的地方，所以從來不會有錯誤的，唉！現在那批年青的人！……』

其實大家背後都在紛紛的議論他，說他是有些害神經病的。

(四)

是一個夏日的黃昏時分，沈沈的暮色漸漸的籠罩攏來，電燈却還未曾放光，室內的光線正在青黃不接的時候，F學校的圖書室裏，有兩個人坐在那裏一問一答的相談，好像是藉此來消磨無聊的光陰似的。那靠着寫字檯坐着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但從他那付枯槁的面容上看來，說他是在五十歲以上的老先生也未始不可以，他的與婉轉美妙成極端相反的

音調裏，時常帶着一種乾燥的苦笑；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二十左右的青年，這青年的面貌，態度，聲音，和那老先生自然有些不同的地方，但從他那蒼白的面色與蓬亂的頭髮上看來，就可以曉得他過去的生活，也不是十分順隨得意的。

青年向老人無意似的說了一句：『這幾天的天氣真熱極哩！』

『不但熱，而且悶得透不出氣。』老先生表示同意，而且補足着意思說。

『老先生一天到晚坐在這裏，而且又穿了這樣厚的粗布衣服，那會不悶氣？』
 哦！你的夏衣？你爲什麼這樣熱天還不着夏衣？』青年好奇的問。

『不瞞你說，我是一件夏衣也沒有的。』老人似乎有些難爲情地說出來。

『啊！你不要客氣，莫非一個人連一套夏衣也備不起嗎？』青年還

有些不相信。

『哎喲！你莫非還沒有曉得我今年春天那一回事嗎？怪不得你不相信我所說的話了！』老先生說到此地，電燈拍的一聲亮了，室內頓時照了一個通明，他疲憊了的精神，也像是跟着奮興起來，將袖口向上擦了一擦，長嘆了一聲，又繼續的講下去：

『你當真不曉得嗎？我告訴你，我本來一向是住在垃圾橋一條小路裏的，自己辦了一個私塾，收了四五十個小學生，一個人的生活倒着實可以過得下去，那曉得今年春天，一個昏沈沈的夜裏，可恨的隔壁鄰居，不曉得造了什麼孽，無端的失起火來，等到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的時候，火已經撲進我的房裏來了，我當時幸虧神志還清楚，連忙跳下牀來，搶了幾件要緊的東西，急急的逃了出來，還算運氣好，如果再等一息，扶梯燒斷了，恐怕連性命都不保呢！』

老先生說到此地，覺得有點口乾，隨手拿起一把茶壺在口裏咯咯的喝

了幾口。

『那末逃出來之後怎樣呢？』青年來不及的問。

『不要性急，聽我講下去；我自從逃出來之後，在朋友家裏住了幾天，然而終究不是事，回去呢，我再也不願意回去了，死也死要在外邊的！』

『老先生沈默了一息，聲調更加變得悲苦了。』

『唉半生的積蓄，半生的心血，可憐結果只是付之一炬！你想我要不要灰心呢？我當時一時的氣性頭裏，決意想到鎮江的金山寺裏去做和尚，後來被幾個朋友勸住，我的心纔稍稍平靜下去，後來人家告訴我，說此地的教務主任是我的同鄉，我就冒昧的到這兒來見他，求他介紹點事情，啊，李先生真是個好人，他居然一口允許我在此地辦事，然而我在這裏也真是沒法，你曉得我每月有多少薪水可拿？』他一面說着，一面伸出兩隻手來攤了一攤，表示只有十只手指頭的數目。

『你想，在上海這種地方，十塊洋錢那裏夠用？想添幾件衣服更不

用談了！事情倒要一天做到晚，聽別人的命令，人家叫我怎樣做就是怎樣做，唉唉！我不曉得那一天纔得出頭？」

青年屏息的聽到此地，好像憶起一件事情來，默想了半息，他就乘機的插口道：

「那麼先生，你在此地既然這樣沒有趣味，別地方如果有好的機會，你情願去嗎？」

「有什麼不願意？機會來了，當然舍此而就彼，哦！你這樣問我，莫非……」

「正是呢！我有一點小小的事情想介紹你，不知先生肯屈就嗎？」這兩句話不說出來猶可，一說了出來之後，把對面坐的老人快樂得什麼似的，衰皺的臉上，立刻堆土了一層熱烈的笑容，驚喜似的向青年問道：「什麼事？什麼事？我沒有不情願去的！」

「書記，兼教幾個小孩子，不過就要跟着主人北上的。」

『這是我極適當的職務，教小孩子更有豐富的經驗，北上也沒有不可以，我原是在外邊飄來飄去的，』老先生完全表着同意。

『那很好了，幾時有空，可以請到舍處去談談。』

『立刻就可以去得。』

『那到也不必，你過幾天去也不為遲。』

鏗鏘的鐘聲響了，好像在那裏報告大家說，『吃晚飯的時候到了！』他們兩人的談話，也於此告了一個結束。

(五)

靜安寺路轉角頭的一所洋式住宅，正襯在晚紅的天色裏，更顯出那華貴尊榮的氣象。精巧新奇的汽車，一疊連的排列在路旁，三五個汽車夫，在那裏交頭接耳的絮語；白殼子的大電燈泡，放出炫耀人目的光芒，好像有意在誇示威風的樣子，從輝煌燦爛的窗洞裏，更傳出了許多熱烈的聲浪來。

這一間住宅裏的主人，是我們堂堂中華民國國會議員的一個重要分子，自從那年被督軍圍解散了以後，他就由北京回到上海來，在此地營了一所別業，逍遙自在，到享盡了林泉隱逸的清趣。這次奉直戰爭，直方凱歌大捷之後，那高居要津，躊躇滿志的W大將軍，乘着戰勝的餘威，一力主張恢復舊國會，登高一呼，四方人士響應；這屋主人也改變了他平時靜默的態度，與高彩烈的附和起來，門前車馬，便也不似從前那麼冷落了；交際上最占重要的是書信的來往，自己一個人當然是不暇應付，這少不來要請一位書記了。而且如果可以兼教幾個小孩子，倒是一舉兩得之計，所以他在正託人物色之中。

這一天傍晚，主人正在舉觴高會，歡宴嘉賓的時候，門房忽忽的拿了張名片進來，走到主人旁邊，輕輕地向主人道：

『外邊有一個不相識的來客要見老爺。』

主人將名片略爲看了一看，沒關心似的對門房說：

「問他有什麼事情？請他改天再過來！」

門房第二次進來的時候，後面跟着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先生，主人不得已的立了起來。

「先生有什麼貴事？」

老先生沒有回答，只是向袋裏摸出一封信來，恭而且敬的交與主人。主人把信看過之後，面上的肌肉似乎鬆了一鬆，將老先生的身上打量了一番。

「先生一向在F學校裏辦事的嗎？」

「是的，是的，我現在是那邊辦事，我在前清時畢業過好幾個官立學校，文憑得過六張，民國以來，也在各機關裏辦過許多事情，科員，視學員，教員，自己也辦過學校……」老先生恭恭敬敬地一連串的回答。

「好極！好極！你回去同你們C先生說，我曉得了，息幾天就有回信給他。」主人說完了這句話，自管自的坐下，又去向座上的賓客勸酒

了。

「噫！噫！」老先生仍舊停在那裏。

「先生用過飯沒有？」主人回過頭來，想提醒他趕快回去。

然而老先生沒有理會出其中的深意，竟毫不客氣的回答道：

「沒有吃過。」

主人不好意思了，把眉頭蹙了一蹙，命旁邊的侍者移過一張椅子讓老先生就席。

於是老先生毫不客氣的坐下去，但此後主人並不去理他，賓客們也沒有一個願意去理他。然而這於老先生似乎不會引起何種感情的激動，他只是伸長了頸子，對着滿桌杯盤中的肴饌，作欣羨的微笑。俄而，他舉起一雙筷，竟旁若無人的大施其餓獅一般的本領了。主人氣不過的屢次用白眼去貶他，賓客中也有人斜着眼冷笑他，但都似乎沒有引起他注意的能力。

席散了，老先生無可如何，只得告辭而回，他頗行時候，向主人懇切的問道：

『那信上的事情究竟怎樣？』

『過幾天我自信來，大約兩三天之後，你就可以曉得的。』

『那末柯妨現在就對我講了！』

『這真是對不起得很，現在實在不能一定，不過我對於先生決不辜負。』

『那真是感激先生的盛德了！』老先生沒有法子再問下去，只得快快告別。

『這一天晚上，主人送客出門之後，老大的不高興，一個人悶悶的踱到上房去的時候，口裏自言自語的在埋怨他的一個小輩親戚；

『這種無知的青年，不看看人，就冒冒失失介紹了來；算我倒霉，得罪了尊貴的賓客！失了我的體面！』

(六)

一九二二年盛夏的某日，S埠的F學校裏，舉行了一個空前的大演講會，各新聞紙的第三面上，也都在先一天登載了一段極使人注意的消息：

『全國學界名流L公來滬講學一節，業誌前報，現據確實消息，L公已於昨日晚車由甯來滬，到站歡迎者，有××××××××××……等數十人，現寓跑馬廳一品香旅社。聞F A專門學校，特定明日下午二時，請L公蒞校作公開演講，其講題為「勤業與樂業」想屆時必有一番盛况云。』

原來這位在前清倡言變法，大印文集的L公，自從在民國政治舞台上失勢之後，便改變了他發展的途徑，欲在學術界一方面，有所建樹，於是奔走南北，到處講學，立德立言，他的功績，到也着實不小，此次南京之約既畢，便順道過滬，直探西子，再作三湘七澤之遊。

這消息被精明强悍的H校長曉得之後，以爲此機不可失，便親往迎迓，恭請L公蒞校演講，一則來可以顯顯自己的交際手腕，二則來也可以藉

此增長學校的光榮。

演講的時期到了，S埠男男女女的青年學子，慕其名而往聽的，無慮數千百，把一個狹小低窄的F學校的大會堂，軋得來一點孔罅也尋不出。在一陣鼓掌聲之後，那位精神矍鑠，禿頭短髭的L公，就高高的站在講台上，用了宏亮粗大的廣東官話，對着一千餘的聽衆開始發言了。他因爲是一個博古通今的中國大學問家，所以在他的演詞裏，不時的有許多古人的名言不加思索的流露出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業精於勤荒於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講到最得意的地方，便眉飛色舞的將拳頭在講壇上敲打起來，聽者的鼓掌聲便也隨之而響應。

大約繼續了兩點鐘的時候，一陣最激烈的掌聲之後，一千餘的聽衆轟轟的散了，且校長和幾個學界偉人正想招待L公到會客室裏休息的時候，忽然從斜門裏來了一個形容憔悴的老先生，慌慌張張的遞上一封書信與L

公，這L公原是飽嘗世故，深經閱歷的，對於這一點突然發生的小事，本沒有什麼驚異，他正在從容不迫的想拆開來看的時候，那曉得被神經過敏的H校長在旁邊一眼看見了，他的臉色立刻一變，急中生智，連忙將L公手裏捏着的那封信奪了過來，朝自己袋裏一塞。

「這人是有神經病的，不要去理他！」

L公仍舊好像沒事的隨着衆人會到客室裏去了。

H校長受了這一打擊之後，心裏十分的懊喪，以爲這是莫大的恥辱，把先前滿肚皮懷着的得意洋洋的驕氣，冰消得乾乾淨淨了，等到他氣憤憤的走到自己的辦公室之後，摸出那封團皺的信拆開來一看，只見裏面是這樣寫着：

「……僕嘗聞天下學子相聚而言曰，生不願爲大總統，但願一見L公，誠以見我公孚望之重而言行之足爲一代師法也！近聞我公不辭勞悴，講學東南，爲師道之表率，作後學之金鍼，盛哉盛哉！……嗟乎！僕以

一介寒儒，落迫滬上，蛟龍失水，懷才不遇；頻年屢遭天厄，流離頗沛，少年抱負，盡付東流，思之能無心痛？素仰我公仁義為懷，禮賢下士，故敢冒昧上書，作彈鋏之馮驩，效自薦之毛遂，倘得大力提攜，使僕得有一枝之棲，而發其所學，則此思此德，沒世不忘……今將履歷書附後，謹呈台覽：

×××字××，××省××縣人。光緒××科廩生，曾畢業前清兩江法政專門，警官專門，師範速成等學校，均有文憑可證，曾任××縣公署一等科員，××縣教育會視學員，××學校校長。

且校長又好氣又好笑的看完之後，憤恨的火不知不覺的燒了起來，止不住的厲聲叱罵道：『算什麼東西？精神錯亂的老頭子！要他在這裏幹嗎？』又據近日的調查，圖書室裏自經他接管之後，書籍屢有缺乏，無從查究；而所書各種文件，又都錯雜難明，謬誤百出；更覺得這位老先生，沒有再在此地吃飯的餘地了，於是就毅然決然的命旁邊坐着的書記下了

一封免職書。

(七)

蘇州河畔，當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內河的小輪船，都絡繹的開出去了，河面上頓時添了幾分靜寂，岸上的行人，也漸漸的稀少起來，除開幾部黃包車停在那裏想等待行客的雇用之外，只有那些昏昏濛濛的黃塵隨着初秋的狂風在空中飛揚。

不多一刻，如果有人在這河的對岸立着，定可以看見一個中年的旅客，穿着一件半舊的竹布長衫，背上一個藍布包袱，踉踉蹌蹌的向白渡橋那邊走來，他走到輪船碼頭的地方，朝着河心中呆呆的望了一息，又走上了幾步，向一個坐在那裏休息的勞動者問道：

『現在還有開出去的輪船嗎？』

『你是到那裏去的？』

『我是想回到K鎮去的。』

『哦哦！那是早已在兩點多鐘以前開出去的了！』

他輕輕的嘆了兩口氣，回轉了身，又在河岸上徘徊了幾轉，覺得有點腿酸起來，便走近河邊的欄杆上坐了一息。那時他的一雙沒神的眼睛正注在白渡橋上：那橋上憧憧的人影，來往的車馬，兩岸的房屋，河中的船隻，船上的桅杆，受着了落日的餘暉，都現出了一種黃昏時的情調，他這時頭腦裏覺得一陣一陣的昏亂起來，眼睛上也好像有一塊烏雲壓下來的樣子。他的兩隻手緊緊的握住了鐵欄杆，攢攢似的支撐了一息，忽然的，他的兩隻腿在灰暗的空氣裏轉動了一下，便消失了他的影子。

水上燦爛的浪花，忽然如星火一般飛迸；已經很微弱的長日的喧聲，忽聞有沉重的響聲遙起。暫時之後，纔仍由黃昏吞沒了一切，潛伏了一切。

寒 士

(一)

起初不過是說說的：『好了！好了！ 秋也來了！ 秋天是一年中最有詩意的時節！ 秋天的情調是再高尚悠遠不過的！』

現在却已經成了事實。 高高的蒼空裏，白雲隨着天風追逐着，梧桐的葉子一落，蟬聲便慢慢的低減下來；蟋蟀的鳴聲，却代之而興，在寂靜的夜陰裏，在落寞的庭院中，活潑的孩童們聽了，能引起他們的捕捉慾，傷心落魄的流浪人聽了，却只能增加他們的懷鄉病，在冷冰冰的孤枕上，含淚飲泣呢！ 更有街頭低低傳過來一二聲的買小食的叫喊聲，也都帶了一種蕭條冷落的情調，使人聽了加上幾分寒意，覺得這輕薄的單衣是不夠的了，總之，人在這時候，都在無形中有一種不約而同的表現，就是都取了一種收縮，內斂，保守的態度。

哦！這可不是說說玩的啊！如此一來，許多難解決的問題，都已經逼迫在我的屁股後頭要待我解決了呢！不看見那街上的行人，都換上了嘩嘩的夾衣，閨中的女兒，都蓋上了輕輕的羅衾了嗎？而我依舊是夏衣，依舊是涼蓆，依舊是一條穿了幾個洞的毛綫毯。再這樣下去，無論如何維持不下了！唉！我恨只恨的是今年初夏時不應該貪那點口福，把那些一時用不着的被褥衣褲，輕輕地典質完了的，現在倘若要去贖出來，非要十數元不可。哦！十數元！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個數目！

我心裏正在這樣打算盤的時候，茶房遞進一封信來，紅邊的信封上劃着了蒼古勁秀的筆跡，使我一望而知是我平生所敬慕的L師寄給我的。

L師是兩年前在F學裏教授美學的先生，那時候因為全校活潑好動的同學，都不歡喜那一門沉悶的學科，上課的時候，只有我比較的還肯去聽聽，所以他對於我的感情也比較旁的學生親密一點，後來他因為校務繁忙，環境擾攘，和他一向所抱的佛教思想大相違背，於是就決心辭去了教職

，跑到N地的像寺院一樣清靜的學院裏研究佛學去了，然而自此以後，我們師生的感情，倒好像比較從前更加深了一層，時常有書信的來往，不過在平常的時候，總是我先寫信去，然後他纔有覆信來。不料這一回却破了老例，我自從暑假以來，因為種種的原因，對於這位L先生的音問，到已久疏了，不道他倒還沒有忘記我，竟路遠迢迢的寄了一紙書信來。

『無緣無故總不會有信來的，或者有什麼學校的教職介紹我吧？或者有什麼事情囑託我吧！』

我一邊這樣好奇的猜度，一邊却已經把那封簡潔老當的信看完了。果然，我的猜度恰恰中了前者。那信上的字大概是不會寫錯的吧？決不會寫錯的！決不會寫錯的！那是何等湊巧的天外奇遇！我禁不住發狂似的跳了起來。

——哈哈！不想我半年來顛沛流離的生活，會在今天要告一個結束的！不想我秋來許多困難的問題，會在今朝完全解決了的！哈哈！

今朝，九月十四日，我有生以來最可紀念的一天！

但是同時我又感到了一種失望，因為我這一向不知受了一種什麼衝動？把我從前所抱的田園生活的志願，打破得一點不剩，而極力主張藝術家是應該過大都會生活的了。朋友們和我辯論的時候，我總是舉出自己新近發明出來的幾種理由，說給他們聽：一，文藝是要表現近代生活的，近代生活是最顯著表現在大都會裏，所以藝術家要描寫近代生活，就應該到大都會裏去觀察；二，我國古代文藝的表現太偏於山林田野了，要補救這個缺陷，也不得不在都市方面着眼；三，都市生活情調之豐富，實較簡陋的鄉村要强過幾倍。因此，我最近幾個月裏的生活，老是抱了這種主義去實行，馬路上是常歡喜去跑的了，市內電車上是常有我的蹤跡的了，夜深更靜的時候，是常要踏進小酒店小麵館裏去吃喝的了……南京！雖然是省會之地，當長江之要衝，為東南之咽喉；但是聞得人家說：六朝金粉，早已消沉，秦淮河畔的管絃，也一聲聲衰歇下去，莫愁湖不過是蘆葦一片

，明故宮也只有滿目荒涼，天寶城雨花台是古戰場之地，徒供遊客之瞻噓憑弔而已！啊啊，這樣的環境和我現在的生活，不是處在矛盾的地位嗎？我安可背着良心而度此矛盾的生活呢？我決不願去！我決不願去！我就是餓死在上海的貧民窟裏也是情願的。

兩種不同的思想，在我心裏交戰，正在躊躇徬徨的時候，半年來患難相交的R跑了進來，他看見我那種焦急不安的樣子，便問我道：

「你又有什麼心思在那裏？」

我遞過那封信給他看：「你看，我下半年的位置倒不愁了。」

他看過了之後，對我笑着說：「恭喜恭喜，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

我看了都替你開心，怎麼你的臉上反這樣難看起來？」

「我實在有些不願意去，現在一時還決定不下，你到替我出主意看。」

R替我想了半息，最後，他用了決斷果敢的聲，和我痛陳利弊的說了

一番：

「以我的意見，你決定去的好，爲什麼原故呢？，一個人在少年的時光，或者在名上，或者在利上，總應該有一點建樹，到將來纔可在社會上站得住一點腳，以前沒有機會，不必去說他，現在機會來了，豈可以當面錯過？況且南京是東南惟一的學區，所以你去了，前途的發展，是極有希望的。況且南京素多古蹟名勝，於我們美術家極爲適宜；即使你現在要從事作小說，也應該把你的生活變動一下。換一個境地，當然能夠多得一點經驗，將來描寫的材料，自然可以比較豐富；所以這一去，實有百利而無一弊，你自己想想以爲怎樣？」

我聽了且這一番議論之後，心裏慢慢的被他感動起來，而他所說的後面幾句話，尤其是正中下懷，我頓時地把眉峯聚了一聚，在肚裏作了一次計較，於是就捏緊了拳頭，學着電影裏的盜黨一般的表情，在空中作勢敲了幾拳，以表示我的去志已經決定了。

「去！去！我一定去！」

(二)

話語是很容易說出來了，先決問題却是不容易解決的；原來從上海到南京的車費，雖然只須二三元，但是因這一行而牽連起來的旁的消費，倒是非同小可的啊！老花棉被是不得不去贖出來的，雜用和洗衣所欠的五六塊錢是非還不可的，茶房的開銷至少也得一二元，呢帽子是無論如何省不來的，啊啊，這一個極大的總數，教我如何設法去籌？平生沈默寡言，拙於交際；到上海雖也不下三四年之久，但是所交朋友的數目，恐怕還趕不上我現在的年紀。而我這幾個僅有的伴侶，却又不幸不約而同，都是和我一樣的窮困潦倒；比較好一點的，我對於他們早已失了信用，他們再也不敢輕於領教了。所以我想來想去竟想不出一個可以借錢給我的朋友。

情急智生，我的頭腦不知爲什麼會變得這樣靈敏起來，竟使我想出一

個借錢的地方了！這話要從頭提起來，倒不是一言兩語所可了的。原來我在今年春天的時候，因為閑空得無聊不過，便把自己心裏鬱積着的一種痛苦，寫了幾篇不三不四的小說，投寄到一個文藝雜誌的編輯社裏，當時也不過無可無不可的去嘗試嘗試罷了。不料後來居然受了那位編輯先生的垂青，竟給我發表了出來，我一時心裏感激得什麼似的，便親自去訪謁他們。說也奇怪，他們這幾位先生，對於一班大名鼎鼎的新文學家，大胆的在那裏批評；對於我這個無名小卒，倒和我表示很親愛的樣子；我也好像得着了幾位良師似的，常常跑去討教他們。不過終究只好說是道義之交，通財之義是談不到的。但是我在這山窮水盡的時候，除開這一條路，實在沒處再可投奔了。於是就硬着頭皮，一口氣的跑到他們的寓所裏。

寂寞的早晨的客室裏，T先生一個人在那裏用功，看見了我，便立起來笑道：

『您真不會言，學在儲蓄銀行。』

我呆看了半息，劈頭第一句就說：

『我明天要上南京去了。』又呆了半息：

『是我的一位先生介紹我去的，到一個專門學校去當教習。』

『那是好極了！南京地方聽說是很好的。』

我看見了T先生露出一付極有趣的笑容，加添了我許多說話的勇氣，便大着膽子將我的求歷報告給他聽：

『我今天到這裏來，是想來和你們商量一件事情的，因為我這次到南京去的路費，以及其他的費用，大概要十塊錢的樣子，現在一時身邊恰恰沒有，別個朋友也都苦得很；所以我今天想向你們暫時商借一借，等我這一個月的薪水發出來之後當即奉還。』

其實十塊錢那裏夠敷用，不過我心裏存了一種『到這一點點遠的地方，要化得多大了不得的錢？』的念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我

開口只能說十塊。

啊，世界上不料竟還有這樣古道可風的人！竟還有這樣能夠體貼他人苦衷的人！我在未開口以前，老是恐怕失望，弄得下不來台，那曉得開口之後，他非但一點沒有難色，反而露出更親愛的笑容：

『十塊錢恐怕不夠吧，要不要再加添一點？』

『那……那末十五塊就可以了。』我說這句話的時候，幾乎把眼淚也滾了下來。

他們又留我在那裏吃飯，並且還打了四兩白玫瑰，買了一包花生米來給我餞行。

我吃飽了酒飯，拿了十五塊錢，便挺了胸膛，大踏步跑上了靜安寺路的電車，一直坐到W公司門口下來，去買了一頂呢帽以及其他零星物件。

回來之後，便興高采烈地把我初買來的那頂呢帽，和前幾天買來的那雙方頭皮鞋穿帶起來，一踱一踱的踱到R君的面前。

「你看我像不像老資格的样子？」

「哈哈！老資格！老資格！你可以到外邊去做先生了！」

唉唉！只因我年紀輕，就要在社會上謀生，不得不冒充老資格的原故，去年秋天在某洋服店裏賒了兩套洋服，後來付不出錢，只得躲來躲去的躲避，今春不幸被那位洋服店的老板尋着了，拖住我一定要還錢，囉哩囉嗦說了許多費話，可憐我當時被他逼得沒有法子想，只好眼淚汪汪的苦苦哀求他，哀求他的大恩大德，寬我一點期限呢！

(三)

我本來預備想在動身的時候，對我的友人和半年來早夕相處的故居，洒幾點離別之淚的。但是當我坐上黃包車和他們分別的時候，不知什麼原故，竟一點悲哀的感情也引不起來，我當時心裏只有存了一個「長長四年的上海生活，不想會在今天暫時告一結束」的很簡單的感想。糊裏糊塗的被車夫拉到了車站，糊裏糊塗的隨着羣衆軋進了滬甯鐵路的三等車輛

裏。

三等車上的旅客，大約是些蘇常一帶的鄉下土產，和許多在大都會中貧民窟裏的勞動者，像我這樣的裝飾，已經很可以值得注意的了，其中還有一位穿着一套和我一樣質料低下的洋服的青年，恰恰坐在我的旁邊，我們因為互相掉換報紙的關係而認得起來，是他先開口問我：

『你到什麼地方的？』

『我是上南京去的。』

『上南京什麼學校去讀書？』

我有點難以回答他了，要是和他說一個謊，恐怕將來被他發覺出來，我的人格或者破產的危險；要是老老實實的告訴他，他也未必會相信我，我只好隨隨便便的回答了他一句：

『是的，是的，我是上南京求學去的。』

幸虧我這句話答過之後，他不再問下去了，然而我經他這一問，精神

上受了莫大的打擊，覺得有無限的失望。我預料到了南京，不但學生看不起我，校長看不起我，同事看不起我，恐怕連校役廚司也看不起我罷！唉！黑暗的前途，又在前面緊緊的壓迫攏來了！

——啊！倘若人的眼光都和這位青年一樣，我的努力，豈不是完全失敗了嗎？我的着西裝，戴呢帽，穿方頭皮鞋的作用，原是想藉此來充老資格的，不想仍舊遮掩不過他人的眼光，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還是回到親切的舊地去的好！

然而車子却毫不留情的在那兒奔騰前進，南翔過了，崑山過了，蘇州也過了，一路的鄉村野景，殘荷衰柳，以高朗的晴空作了背景，都帶着一種江南深秋的情調，好像故意姍姍妮妮地在那裏招致江南才子的歌嘆吟咏似的。可惜這火車上所載着的都是些奔命利祿的俗客，竟沒有一個人探頭去理會他們。

車到了無錫，那位西裝朋友作別而去，我的身體固然寬舒了不少，我

的精神上的重負也好像減輕了不少。然而即景生情，又使我無端起了一種懷舊的悲感來。

無錫，我雖然沒有到過，但也好說是我的傷心地。當兩三年前，我們下學校裏實行了男女同學，那時女同胞之負笈來校者，倒不下二三十人之多，然而不是些腳小零丁的半老徐娘，便是些闊口大脚的男性美的女子，其中只有一位從惠泉山上下來的少女，不論她的面貌，才華，在這羣雌裏面，都好說是鶴立雞羣的了。因此，全校的男學生的注意點，就完全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得受美人秋波一轉，已是莫大的榮幸；而竟通函自薦的人，亦頗不少；不過那位女同學的性格，倒是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所以當她接到來信之後，總是這樣的回覆他們：

『你要和我做學問上的朋友，我是很情願的，你倘若有什麼問題，儘管來和我討論好了。』

記得有一個男同學，因她這幾句話，特地去買了一本藝術論來寄出了

一段去問他，反被她罵爲問得不通的。至於我呢，面子上雖然做得很規矩，但心內實有幾分戀慕之意，所以在寒假的時候，也和她通了幾封論文藝的信，以作進身之階。不料後來她與一位天才的青年作家真心愛上了，她就將我們當作路人相待，可憐我這場努力的結果，只落得被她贈了一個「假聖人」的雅號。

這樣的把舊情回想起來，我看見那靈秀的惠泉山頂，和繁華的無錫商場，都好像在斜眼譏笑我的樣子。我被牠們笑得面紅耳熱，清涼的秋風吹過來，我的兩眼下面的臉上，又覺着有些悲涼的濕意了，幸虧那時火車走得快，不一刻，已把那無錫全市的煙景，送到遙遙的遠方去了。

車到了鎮江，已經在中午時分了。車上的旅客，都更換了一大批，在我對面的一排座位，已經被幾個從舊式中產家庭裏出來的老太太們占住了，她們或者是上什麼地方去燒香的？我一見了這幾個前世遺留下來的人物，心裏就立刻連想起枯骨，連想起神像，連想起棺材，墳墓，連想

起已故的祖母，心裏就無緣無故的感到一種不快之感，我只得掉轉頭去，看看窗外的野景。

車窗外的景色，也變換了一付面目，起伏的連山，高低的崗陵，山腰間，簡陋低矮的茅屋，山道上蹣跚前進的騾子，好像到了一個俠義小說的背景裏一樣；若和剛才所經過的那些水鄉原野比較起來，由詩人的眼光來說：那末一則可以說牠是柔秀俊美的江南村落，一則可以說牠是浩蕩奔放的北地山河；由畫家的眼光來說：那末一則可以說牠是傾向於和平優美的青綠的調子，一則可以說牠是帶着一種乾燥熱烈的紅黃的彩色；若要再用一個有趣的比喻來形容，那末我們可以把前者比作一個十七八歲的姣好少女，後者可以比作一個中年時代的正方男子罷。

(四)

自從有了南京這個地方以來，不知道已經經歷過幾千百年了，但是被我的足跡所踏着，還只好說是第一次，所以當我被羣衆擠出下關車站的時

候，竟不辨南北東西的方向。不幸我又害了一種「上場昏」的毛病，在路上拚命記牢的那個學校地址，徧徧在這急於應用的時候忘記了。所以當車夫問我上那裏去的時候，我只好瞪着兩只白眼呆望他，急汗在背脊上直流，地名越想想想不出，而一個迷離恍惚的舊時的惡夢，又不知不覺的回憶了出來。

——當薄暮的時分，黃昏的影子已經鋪滿了長街，各家店裏的暗淡的燈火，也都零零落落的亮了起來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一來，竟會坐在南京夫子廟的一座熱鬧的橋上。那時因為迷失了路途，身邊的錢也用完了，所以坐在橋上儘在那裏號陶大哭，想求求行路君子的挽救，送我回到故鄉去。然而街上的行人，非但連一個銅子也不肯給我，反而大家圍攔攔來，當作一件新奇的事實觀看，當作一件特別的新聞傳布。一傳十，十傳百，不一刻，我的身旁，看客就愈聚愈多了，使我幾乎透不出氣來。最後，我被擠得真是悶不過了，便很命的叫了一聲，那曉得我正在暖烘烘

的被窩裏出了一身熱汗。

—— 啊呀！ 莫非我那個惡夢竟在今朝應驗了嗎？ 莫非我的命運竟注定要流落在這金陵古都裏的嗎？ 啊啊！ 我的末日到了！ 我的末日到了！

我正在絕望的時候，忽的肩背上覺得有人拍我一下，我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一個白面高鼻的西洋式的青年在那裏對我微笑，原來此人非別，乃正是我在車上所切盼着來接我的V君。

「哦喇！ 我找了你好些時候了！ 你在什麼地方等我的？」

「我也找了你好些時候了！ 我昨天也曾來接過你兩次。」

「那真是對不起！ 那真是對不起！」

「那裏的話？ 這是我做朋友應盡的責任。 好好，我們有話停一會兒講吧，現在還是趕快雇車到學校裏去！」

V君是老南京，所以他用了極低廉的價錢，雇了兩輛黃包車，等到行

李和人都裝擺上去之後，那車夫就一聲吶喊，直往儀鳳門那邊衝了進去。

我這時已經復了本來的精神狀態，腦筋也覺得漸漸清楚起來，看見前面V君清瘦活潑的背影，想起了今年夏天的那回事，倒覺得有些赧顏自愧，似乎再沒有面目見他的樣子。

天下的事情，要是雙方對峙，勢不兩立，你刺我一刀，我還你一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做一個終身的仇敵，倒也落得一個痛快淋漓。只怕是以德報怨，以善報惡，人家辱罵了他，他非但不起而抵抗，反而和顏悅色的來握手修好，這時對方面所感到的精神上的痛苦，恐怕再是手段高妙的文學家，也尋不出一句話來形容牠呢！唉，可憐在這困頓旅途中的我，又不幸墮在一種難堪的境地裏了。

今年上半年，我因為要在這生活競爭劇烈的上海市上吃一口飯的原故，就不得不在某某幾個機關所辦的一種藝術刊物裏當了一位有名無實的編輯，但是腹中實在是空無所有，一點也吐不出什麼東西來填充篇幅。所

以那時所最歡迎的，就是藝術展覽會的出現；因爲有了那一種會出來之後，我就可以憑着一知半解的見識，再加些無聊的空話，做起幾篇批評來了。等了好久好久，固然有一個畫會好像特地來供給材料似的開起展覽會來了。我便得意洋洋的去參觀了好幾次，回來之後，就把我一時所感到的偏僻的印象，一口氣的寫了三五千字，就在我所主持的刊物裏大膽的發表了出來。老同學的V君，在這展覽會裏，也出品了許多得意之作，偏偏我對於他這幾張得意之作，不能完全滿意，所以在那篇拙作中，也着實冷嘲熱罵了一番。要是他當時因此一氣，就和我翻臉，和我絕交，說得過甚一點，或者竟上訴法庭，要我賠償他的名譽損失，那到也沒有什麼。不料他偏偏學了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非但不和我翻臉，絕交，起訴，反而這樣誠懇的來照應我。V君！V君！你真是一個寬容大量的俠男子，我真要對你羞愧死了！

——唉！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我未到南京之前，人家就告訴我說：南京城的大，大得可怕；周圍數十里（？）直徑十餘里（？）坐起人力車來，起馬要兩三個鐘頭……現在親身經歷了，果然是名不虛傳，我坐在車裏一邊後悔，一邊羞愧，至少也已經過大半個時辰，然而車夫仍舊在行行不息的前進，那時天上已經下起霏霏的微雨，路上的行人也都稀少起來，所以我對於南京第一次的印象，就覺得不十分光明燦爛，什麼是王氣金陵？什麼是龍蟠虎踞？都不過是些騙人的話！在我的眼光裏看來，不過只有些清冷的長街，低陋的平房，和灰色的空氣的集合體罷了。

（五）

前面不是說過的嗎？我平生是拙於口才，不善交際的；所以到了校裏，第一個難關就是晉謁校長先生的那回事。我在會客室裏戰戰兢兢的等了半天，那位校長先生纔踱着四方的步子進來，他那發光的額角，八字的鬚鬚，紅紅的鼻子，鼻子上擱着一付黑邊眼鏡，說話的時候，常把他的

肉眼探出鏡邊外來窺人的樣子，好像完全是爲着要造成他一個教育家而生的。不過說他是美術學校的校長，却有些不像，因爲我心目中的美術學校校長的資格，至少要具下列幾種：

一，着破舊而寬大的洋服。

二，領上結藝術家的大領結。

三，開口來，總須離不了『個性』與『直覺』等名詞。

然而他是一件也沒有，穿的是長衫馬褂，領上是空無所有，和我相見之下，只是這樣問我：『先生是什麼時候來的？』

『我是坐快車來的，剛到此地。』

『一向在上海××研究會裏任教的嗎？』

『是的，是的，我上半年在那兒服務。』

『先生府上是……？』

『敝處是浙江杭州。』我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特別的響，因爲我覺

得我籍隸杭州是件特別榮耀的事。

上面的話都是他先問我的，我現在也應該先問他幾句，想了半天，得着了一句極適當的話：

『現在此地學生有幾多？』

『此地因爲是初辦，所以學生還不能說多的一個字，連男學生女學生一起算在那裏，也不過一百有零。』

我聽見女學生三個字，興子加了幾倍，覺得前途有無限的希望。

『哦！本校是男女同學的嗎？』

『不，我們本來原想男女同學的。可是南京地方，不比得上海那麼文明，你倘若實行了男女同學，社會上必定有一部的人來非難；舊家庭裏的父兄，一定不肯把他們的子女送來求學，反而不能使學校發達，所以我們想了一個兩全之計，將女子部另外獨立，雙方完全不生關係，這樣一來，本學期的女學生，果然加添了不少。』

這位校長先生大概是因爲上講堂上得太多的原故，所以平常的談話，也和對學生上課一般，聲調抑揚而有頓挫，語句清晰而有條理；又大概因爲在科舉時讀書讀得太多的原故，所以講話時也不知不覺露去了當年吟哦時搖頭甩腿的餘風；我在旁邊看了，幾乎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我們的談話暫時休止了，兩人默默地面對面坐了半息，我再也不想出一句話來和他相談，正在爲難的時候，却巧跑進一個校役來，說有人要請校長去談話，那位校長先生就一邊立了起來，一邊很親和的對我說：

『N先生，我已經爲你預備了一間極大的房間，你可以命校役將你的行李搬進去，我另外還有點事體，過一息再見吧！』

我遵了他的命，跟着校役走到一間房間裏，房間的面積確是很大，當中安放了一張黑漆木床和桌椅之類，都顯出極生硬的輪廓，毫不能發現出一點曲線美來。再抬頭向上一望，那曉這屋的建築，還保存着古代的遺風，結構非常簡單，排骨一般的椽上，一塊塊的瓦都整齊的露了出來，原

來是天花板沒有蓋的原故。兩旁邊的格子窗，圍了一點極小的玻璃，在陰天日暮的時候，光線越顯出不充足的樣子，但是倒並沒有什麼失望，因為這是我早已料到的了。

過了一息，天也晚了，我因為一日行旅的困頓，就攤開了被鋪胡亂的睡下。

——唉唉！你熱心教育的校長先生，你如果為我預備一間小小的斗室，或再請一位先生來和我同住，那我真感激你不盡了！你為什麼竟把我孤零零的丟在這樣一間寥廓荒涼的孤室裏呢？你待新先生的好意，太是偏於主觀，不將客觀者的心理觀察觀察而胡亂的誤用了——可惡不過的我的朝夕相聚的舊友，無聊相談的時候，你們為怎麼不拿些兒女戀愛的情場韻史，或者是英雄俠士的快人快事來談講，而偏要學着聊齋誌異的濫調來胡講鬼怪呢？你們究竟有沒有曉得『子不語怪力亂神』的那句聖訓，說什麼浙一師校當毒案發生以前有狗哭鬼號的那種驚聞？說什麼前清科

舉考場裏冤鬼討替身的故事，說什麼陳年的僵屍在茅店村舍裏駭死旅客的怪談？……

我的頭偶然從被裏面鑽出來，朝左邊望望，左邊昏暗的壁上，好像有黑影幢幢的來往；我又向右面探頭望望，右邊紙窗上映進了一條白光，在朦朧的月光下，又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出沒的樣子；深秋的夜風，吹在紙窗上飄飄作響。

——啊啊！這本來是會館，此地怕有靈柩停過的吧？怕有末路的異鄉人在這裏吊死過的吧？那不是他們的怨語？那不是他們的哀泣？

——可愛的是我舊地，那別墅式的舊式洋樓，洋樓前面有一塊青綠的草場，草場的周圍，種了些四季的花木，可以使我時常不注意地去賞玩，草場前有一條修整的走廊，籐蘿蔓延着的欄干上，可以使我時常憑依着，看看風動樹梢的閒情，想想生世落寞的悲哀；走上樓梯，可以看得見寬廣的馬路，霜旁梧桐綠蔭，綠蔭下散步的西洋少女，那是何等瀟灑浪漫的紳

情！更走進去就是我精小的臥室，我在那裏也會經度過春花秋月的好韶光，也會經聽過夜雨秋風的悲涼調子，也會讀過心愛的詩文，也會滴過傷心的淚泉……啊，我親切的舊地，我戀念不忘的故居，我爲什麼竟離開你，而到這種陰沈沈的狐鬼之窟裏來呢！

(六)

我在朦朧中，彷彿接到了從故鄉寄來的一封信，那信裏是這樣的告訴我：

Y哥：

我接到你從上海寄來的信已經有幾天了，這幾天我因爲感了些秋涼，有點傷風，終日是昏昏的，今天稍覺好了些，纔有力氣寫這封信與你，想這信到的時候，你總已安抵金陵了。

我自從看見你最近的那封信之後，我真爲你歡樂，爲你慶幸，我自己也覺得前途有莫大的光明了：唉唉！我以前所時常鬱鬱於懷的，便是我

哥不幸的遭際。天之虐待我哥，可謂至矣盡矣了！記得今年春天，你到杭州來的時候，我看見你穿了一件舊棉袍子，着了一雙破皮鞋，東奔西投的想找一個謀生的處所時的那種神氣，我不知暗中爲你流了多少眼淚，我恨不得想點法子來幫助你，但是柔弱無能的我，又怎麼能的如願呢！

後來你又到了上海，你差幸得到了一個暫時安身的地方，我的心纔放寬了一些；唉唉，家庭的逼迫你，親戚的輕視你，朋友的冷淡你，這原是人生最痛苦不過的事！但是哥，現在你也可以在你的親朋面前，稍稍的揚眉吐氣了；你也可以使你的老母弱姊開顏一笑了。Y哥，我願你前途的幸福無限，我願你早日脫離窮困之域，使你得安心樂意的去研究你心愛的文藝呢！

Y哥啊，你願意聽我的一句規勸嗎，我曉得你一定願意的，那末我就大膽的對你說了。我覺得你那少年的血氣太盛了一點，你的孤獨的性情也太顯著了一點，這原是高尙人格的表現，但是像你這樣的境遇，不得

不到社會上去謀生，你的孤高，你的熱情，便不得不含養一點；不要太憑了感情衝動去做事了！即如去年，你倘若不鬧出那種事，也何至於被人家辭職，今年又何至於受那種貧困之苦呢？

Y哥！我上前所說的話，你不要誤會我在引誘你去趨世附俗，這豈是我所希望於你的？我們將來的計劃，幽靜的田園生活，總當有一天實現吧！我常常夢想到那時候快樂的生活，我前途真抱了無限的樂觀，Y哥！我們從前雖然常有終身孤獨的志願，但這終究不是真心話，人那一個沒有愛？人那一個不願有終身的伴侶？世界上的獨身主義者，不是病狂，就是神經衰弱，唉！Y哥！我倘能夠和你做一家的人？我倘能夠和你做一家的人？……

秋是漸漸的深了，刺骨的涼風，吹得人好不難受，你要自保養你的身體，我看你這兩年來的身體，也不似以前那麼康健了。秋冬的衣服，嫌不嫌缺少，你如果不夠，可以寫信來和我說的，這是切不可大意的啊！

我現在預備節省幾個母親給我的零用錢，緊一件絨線衫給你，讓你冬天也不致把西北風吹壞了！你歡喜那一種顏色，玫瑰紅的好不好？

Y哥，你的心懷不要再終日鬱鬱，這是最容易害身體的；世界上的人雖然都在擯棄你，但是天涯地角，還有這樣一個弱小的人在懷念你，憐惜你呢，你也可以自己寬慰一點了吧！唉唉，我是沒有一刻忘記你的！

不知道你在數百里以外的南京，也會想念到可憐的我——你那兒時的伴侶呢？……

——唉唉，我怎麼會忘記你呢？我怎麼會忘記你呢？……

我從夢中哭醒轉來，那曉得並沒有這封信，我還有些不相信，爬了起來，在四周尋來尋去的尋了半息，但終究是沒有那封信，我又不覺大大的失望，一陣心酸，撲倒在床上，眼中的淚珠，又如潮水一樣的湧出了來。

——唉唉！但願得有這樣一封信來！但願得有這樣一封信來！……

十二年十月一日，時客秦淮。

玄武湖之秋

(一個畫家的日記)

三秋的節季，是這般容易過去的，我總覺得夏天還在眼前呢，那知道一瞥之間，中秋過了，重陽節也過了，籬邊的黃菊，已微露彫殘之意，秋雨秋風，早把這石頭城四郊的山野吹成了一片殘秋的景象。這時倘若策蹇到靈谷寺前，定能夠看得見一帶楓林紅葉，掩映在悠碧的蒼空之下；躑躅於明故宮中，也可以對着那斷碣殘碑，斜陽衰草的廢墟唏噓憑弔呢！啊，在如此荒涼落寞的故都之中，又逢着殘秋天氣，怎樣不要使人傷心墮淚，感慨生世的淪落呢？

豐潤門外的玄武湖畔，聽說當桃李開得艷麗的時候，當櫻實結得鮮紅的時候，原是有許多青年男女，到那邊去歡度良晨的。但是我今天來到此地，只看見幾片殘荷，一堤疎柳，默默的在那裏表現出一種頹廢的詩美

，除開數叢白頭的蘆花隨風飄搖之外，這荒廣的湖面上，更沒有半點兒動靜，大約自從秋風吹過江南以來，她的青春時代的榮華，也都隨着四周的草木，一樣的消衰下去了。

不知什麼原故，我的孤僻的性格，老是不肯改的。這一班狂熱的青年，每到了一個新鮮的地方，興致總是這麼高，不是縱情地歡笑，就是放聲地高歌，這種擾亂的情形，我遇到了真是害怕，我只得避開他們，一個人僱了一只小船，在湖面上慢慢的簸盪着去。

湖水被蘆葦隔住了，添了許多的曲折。舟子把我撐到湖的深處。平靜的水波上浮着一層淡煙；蕭蕭蘆荻之外，夕陽中一帶遠山，映出無限悠遠的情景。

我正出神的在欣賞這晚秋湖面的佳景，無意中聽到遠遠有一種清幽的歌聲傳來，歌聲起處，有一葉輕舟迎面而至，那船上坐着的是誰家的女郎，她們也有這樣的清興呢？

船慢慢的靠近了，我纔曉得原來就是她們。彼此相對着都是微微的一笑，她們之中的一個遙遙的向我問道：

「卫先生！你一個人坐在船上覺得厭氣嗎？」

我聽了這句話，又是詫異，又是愉快，一時倒想不出一句話來回答，我只好另外換一句話回她們：

「哦！你們倒也有這樣的雅興，到這幽靜的湖上來玩的。」

「我們已經遊了半天了，真是好玩！」

「你們覺得此地的風景好不好？」

「好是好，不過……」

「不過我們不會畫，明天要請卫先生同我們去畫的。」

這自然是我所樂於承認而求之不得的，我就笑聲回答她們說：

「好的，好的，我明天早晨一定同你們去！」

「一定的，一定要同我們去的！」

「自然一定的……哦！你們爲什麼看見我歌兒也不唱了？」

「我們不會唱，你那裏聽見我們唱過？」

「唱唱！不要怕難爲情！」

「……………」

「船又慢慢的背着方向離遠了，她們又隱沒到蘆葦的深處去，悠悠的歌聲又隱約的傳過來。在漂渺的暮靄裏，我還癡癡的朝着水的那邊悵望。」

。」

○

○

○

昨天晚上飄了一夜秋雨。今早雖然停住了，但在高處一望，四圍依舊是迷濛濛的，遠山更隱約如在薄紗中。這顯然是將雨的預兆。我雖然不願意出去，但是爲她們的興致所鼓舞，使我的脚步不自覺的踏上了泥滑滑的鄉間小道。

真的，鄉間的小道，兩面夾了些敗蘆與桑麻，狹小而又崎嶇，本來是

不便行走的；昨晝雨過，更是泥濘得不堪。她們雖是天足，但總還帶着些怯弱的女性的遺傳，一滑一溜真是不勝其苦，我雖然要想去扶掖她們，但是一則因為她們是三個人，我不知扶了那一個好，二則設或被她們的同學們看見了成什麼話，所以我終於沒有輕易做這個小小的嘗試。然而我在別一方面却仍舊獻了我的殷勤。因為我雖然不能接觸她們的肉體，但她們肉體上所攜帶的所有物，我却可以助一臂之力的，我於是為她們負上了笨重的畫具了。啊，說起來真是好笑，我今朝做了她們的先生而兼僕役了。啊啊，我情願永遠做她們的馴僕！我情願永遠做她們的忠臣！

一路的行來，終尋不到一處適當的材料，又怕下起雨來，一時躲避不及，所以總想找到一處避雨的地方。我於是對她們說：

「我們到C寺去吧！那邊風景又好，又可以避雨。」

「好的，好的，我們很歡喜到那邊去。」

「不過到C寺的路很遠呢！你們走得動嗎？」

「這點點路怕走不動嗎？不過這樣到要累你先生了，我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

「你們又要講出這樣的話，我聽了反而不快活起來呢。」

橫過了鐵道，不知不覺已經行到了C寺之下。C寺是位在一處小山的半腰，從山下走上去，倒也有幾百坡的山道，可憐她們走了這麼許多路，已經是呼吸急促得不堪，然而爲着熱烈的畫興，仍舊是氣喘喘的跟着我奮勇而登。行到一處，山坡已經壞了兩層，要上去非得用力的向上一跨不行。我一個人先跨上了，回轉頭來看看她們，却仍在下面腳躡着。

「E先生，我們回去，我們回去，我們不願意走上來了。」

「上來，上來，你們那一個要先上來，快把手伸給我！」我一邊伸出了手，一邊笑着請求她們。我還沒有說完，F已經伸出手來了，我用力一把將她携上，隨手又將S和T携上，我感覺着她們各人柔嫩的手掌中，都熱得怪燙的；她們臉上也都漲得通紅，向我羞澀地一笑，啊，這羞澀的

一笑！

登上了C寺俯首向四野裏一望，只見城廓山河，屋宇田疇，都靜靜的浮沉在陰濕的秋空之下，帶着一種空靈幽渺的幻景一般的美，我忽而望着
一處的遠山，指着向她們說：

「你們看，這一方的遠山，山下的叢樹，那衰黃色的平疇，那一曲的清河，河中的倒影，這是極好的一幅畫景，你們畫，你們就可以看着那些
畫！」

「E先生，你老是歡喜畫遠景，遠景的好處究竟在什麼地方？」

「E先生，這許多糊裏糊塗的遠景，我們實在畫不來。」

我曉得她們又在那裏故意想和我開起玩笑來，也就笑着答她們說：

「遠景的美處，是在於若有若無，悠悠不盡之間，這正如那盈盈隔水的少女，愈看愈覺得有一種無盡的美含蘊着的一般。」

這兩句話說得她們又是面紅，又是禁不住の抿着嘴笑。

「E先生，你總愛歡喜講這些有趣的話！」

「好，我不講了，我不講了，我們還是趕快畫吧！」

過了一息，天半的西風，漸漸的在高空盤旋，繼而愈吹愈狂了，山腰的大樹，都在東倒西歪的怒吼起來，山下的行人，也都看不見了。大地頓起了恐怖之象。她們都驚得呆住了，你朝我看看，我朝她看看，只是不敢發言。我在旁邊真是看不過了，便走近去低聲的問她們：

「你們怕嗎？」

「我們不怕！我們不怕！E先生，風爲什麼吹得這樣大？」

「風吹得大有什麼怕！不要怕，有我在這裏你們不要怕！——你們冷嗎？」

「我們……我們有點冷。」

「我們衣服穿得太少了。」

「那是不行的！吹出病來不是小事，我們快回去吧！」

她們都同聲的答應道：「好的，我們回去，我們跟着王先生回去。」

狂風吹過之後，濕雲漸漸的推開了。昨晚上滿天的明星，今朝果然是大晴。她們自然比昨天更高興了，但是好事偏偏多磨折，她們正要跟我出去的時候，恰恰有幾個男學生拉住我在那裏談天。她們既然不好意思招呼我，我也不好意思即刻丟開這些男學生就跟她們去，所以故意做出一種沒有看見她們的樣子，仍舊很起勁的在談話。她們只得自管自的走出去了。我的心裏微微的感到了一種失望。但是等我談話終結之後，無意中走到門口去望望，啊，真出於我意想之外！誰知她們竟呆呆的站着在那裏等我，我見她們那種依依不捨的表情，眼裏的熱淚幾乎淌了出來。啊，可愛的學生，我真感謝你們，我感謝你們能夠這樣體諒我的苦衷！我更感謝你們能夠猜度到我的心裏對於你們這樣的親密而誠懇！

晚秋午後的光景，常是很寂寞的，何況又是在鄉間！道旁的白楊，

在一兩月之前，恐怕還貯滿了秋蟬的哀聲；現在却默默的苟延殘喘在秋空之下，一聲也不響了。野中有無數的荒墳，使人頓起人生空幻之感；更兼是墓草已經衰黃，枝頭正在落葉，這是何等荒涼頹廢之境！然而我今天却絲毫不感到寂寥與悲哀，我只覺得我的心好像一個小孩子在春天的綠草地上跳躍的樣子，這是什麼原故？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們一路閑看着晚秋的景象，一路慢慢的前行，行到一處農家的前面，背負青山，前臨溪水，三五白鵝，游漾水際，垂首自嘆的殘柳，黃金般的稻堆，以及屋前的板橙竹椅，都默默的躺在午後的秋光之下，成了極顯著的強烈的對照，這是一處極妙的田園風景，這也是一幅天然生就的藝術。

村狗真是可惡，見了我們總是不肯放鬆的。我們剛想坐下來描繪的時候，她們偏偏和我們爲起難來，苦苦的來相逼迫，可憐怯弱無能的她們，怎經得住這一陣的威嚇，早已急得面色變成紙灰一般。

「區先生！區先生！我們走囉！我們再找別處去畫囉！」

「不要怕！有我在這裏你們不要怕！」

其實我平生最怕的是狗，所以口上雖然和昨天一樣地安慰她們，心裏却怦怦的跳個不住，我生怕這幾隻惡狗逞着牠們的威勢來咬我們。幸虧後來那茅屋裏的白布包頭的主婦跑出來將牠們趕開，我們才得安心樂意的坐在水邊上作畫。

討厭的事情正多着呢！不多一刻，有幾個男學生偏偏不知趣的挨近到我們旁邊來畫，還要重三遍四的問我，啊！誰願意和這些傻子們多纏呢？人家好生生的覓到了這一塊安樂地，正想藉此可以清談清談的，那知道又無端的被他們擾亂。F低聲的向我說：

「這幾個鬼相的人，我頂討厭他們。」

「你看他們那種嬉皮笑臉的樣子！」

「他們還想和我們談天呢！」

「理也不要去理他們！」

「但是，E先生，你也應得去敷衍敷衍他們，不怕他們將來講閒話嗎？」

「他們敢講嗎？他們有什麼可講？」

「他們怎麼不要講？前幾天你因為多同我們談了幾句話，就有人講

我們的閒話了，我們的耳朵裏聽了真是難受。」

「啊啊，有這等的事，他們講些什麼？」

「總是那些不好聽的話，我們也不好意思告訴你先生。」

我聽了他們這句話，非但不覺憤恨，反而很歡喜的。啊啊！慣會

說人閒話的人們！我要深深的感謝你們！我要多多的讚美你們！你

們的心腸比釋迦耶穌還要慈愛！你們的使命是和天上帶着金箭的愛的使

者一樣的偉大！

○

○

○

兩三年之前，我住在故鄉的時候，每當春秋佳日，風光明媚的朝暮，常常歡喜一個人徘徊在湖邊上，看看那湖光山色無盡的變幻，藉此來消我心中的傀儡。誰知舊恨還沒有消去，新愁到疊疊的生出來了。唉！在綠波微縐的湖面上簸盪着的輕舟裏面，並肩坐在那裏的雙雙的青年男女，她們那種溫文的體態，柔媚的舉止，別樣風情的談笑，誰看了不要欣羨？我每接觸了這種情形之後，總好像無端的受着了許多委曲似的，常常帶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疑問，頹然敗興而歸。以後我雖離開了故鄉，但每當花朝月夜的時分，總常因着過去的悲哀而引起一種無病的呻吟來：

「唉！我倘若有一日能夠和我的愛人駕一葉之扁舟，在幽靜的湖面上作一夕之清談，就是立刻把我葬身到湖邊裏去，也是情願的。」

但是這一種希望終究是極渺茫而不可捉摸的啊！

如今居然遇到這個良機，我那可當面錯過，所以我今天就約她們到船上去繪水景。她們當然是樂於同意的。我們就僱了一隻小船，船身的

大小與構造，比起我們故鄉湖中的遊艇要差得多。我們面對面的坐着，彼此相差的距離很近。

——修長的眉；額上疎疎的青絲髮；尖鼻，長頸；嫩頰上總常常帶些笑渦，笑渦裏似乎蘊藏着不盡的深味；藍色絨線的外衣；極自然的曲線，隱隱中有些高聳起的，也有順適地向內灣曲進去的；白皙肥胖和楊妃一般的肉色；水一般的眼珠裏，好像包含了許多說不出來的情懷似的……

這樣細細地發現出許多以前不甚注意到的美點來，我竟出神地坐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好像神經病發作了一般，她們被我看得面上一陣陣的發起紅來，只是低頭不語，後來年紀最幼的S終久忍不住了，便似怒似笑的向我罵道：

「癡子！有什麼看頭？我們面上也沒有花的！」

「噢！你不看我，怎樣會曉得我看你的呢？」

她又被我難住了，一時回答不出什麼，只好漲紅了臉，和我賭氣的說

「好好，總算王先生會講話，我們不同你多說了！」
說得大家又哈哈的笑了起來。

慢慢的撐到湖心中，我們吩咐船家不要再撐，還是讓牠自己去浮蕩着的好。那時將近正午，太陽光正中的射下來，使人覺得好像在和藹的冬日之下。蘆荻都寂靜無聲，遠山也嫩洋洋的在睡着，只一聲聲的午鷄，從遠村中悠悠地傳過來，破了四周的寂寞。

「啊，這和平的秋光！在靜寂的湖面！我願意一輩子的在此地安樂樂的過去。」

「但是長久住在此地，豈不是要和外界隔絕了嗎？」

「誰願意再和外界去周旋？我們在這世外的桃源，正可以避去世上一切無謂的糾纏和痛苦。——唉！我再不願意回到擾攘的人世間去，我寧可一個人孤獨地在此享這和平的清福的！」

「這樣好是好，不過一個人總覺得不便，譬如你沒有衣服穿了，那個替你做，你的飯那個替你燒？」

「你們替我燒，替我做，肯不肯呢？」

「E先生，要我們怎樣，我們就怎樣好了。」

「那是好極了！我看我們這樣吧，我們幾個人將來此地來造一間房子，那房子要造得很精雅的，我們就一天到晚住在那裏，你們看好不好？」

「好是好，不過只好嘴裏說說，做是做不到的。」

「只要你們情願，那裏有做不到的事情。」

○

○

○

究竟叫我怎樣稱呼她們好呢？稱她們某某女士吧，覺得太客氣，不能表示我們的親熱；某某君呢，也太疏遠淡漠了，亦是不妥當的；姊妹，姊妹，我親愛的人兒，也似乎時候還早哩，寫出來不免過于造次……啊啊

，究竟叫我稱她們什麼好呢？

不要嚕哩嚕噠寫什麼稱呼，還是直接了當的單寫她們的名字，倒比較的雅潔而簡單些。

T. S. F.

時間總是這般快的，數天的光陰，又這般匆匆的過去了！回想到我們旅居在玄武湖畔的時候，是何等快樂而甜蜜的情景？晚秋的郊野是那樣的嬌艷！晚秋的天空又是那樣的深遠！在那可愛的秋空之下，在那高曠的大自然之中，我也曾教過你們怎樣的把美好的風景來畫，怎樣的把鮮明的色彩來調，也會和你們同舟共話，也會和你們登高望遠，……啊啊，至今孤燈獨坐，回思往事，又頻使我生起一層無名的惆悵呢！

可是自從回來之後，我的精神上受了一種很大的刺激，此地的男學生，都在竊竊地議論我，說我年紀輕不配來做先生，說我對於學生一點也不公平，一天到晚只知道跟着幾個美貌的女學生走走，；然而這些對於我倒

也沒有什麼，人家的嘲罵，我是受慣了的，已經不足爲奇了。至於你們那邊，我也早已料想到，她們一定在切齒地恨我，憤憤地妬嫉你們。然而我總料不到她們會這樣苛刻對待我的。你們總當看見的吧，我今朝來上課的時候，同她們講講話，她們也不理我，想替她們改正改正畫稿，她們也不要我改，我那時怪不好意思的，走出去吧，失了我先生的體面；要向她們責罵幾句吧，可憐柔弱不過的我，怎罵得出一句話？我只是漲紅了臉，一聲也不敢響。

後來那位有鬚子的校長先生也來了。平常我在上課的時候，他是從來不來的。今天突然的來，一定有別種原故吧？啊，我知道了，這一定是她們在他面前告訴了些什麼話，所以他今天特地親自來調查我的舉動的。你們想，我那時要不要生氣？我不過爲着了這幾十塊錢的原故，我的自由，我的尊嚴，就完全爲他們所剝奪了去！所以我在下課之後，就立刻想收拾行裝，飄然遠去。但是被幾個同事勸住了，我自己過後再

仔細想想，走，你走到那裏去？ 天南地北，何處是你的安樂土？ 在此地雖則受了許多委曲，但總還可以得一個溫飽，所以我終於含羞忍辱地止住了。 但是寒假的時候，我即使自己已不辭職，我預料學校裏一定先要辭我職的。 唉唉！ 我悲苦流離的生活，又將預備開始了呢？

我是如何樣的一個人，恐怕你們還不能十分明瞭罷！ 你們總以爲我是一個樂天生活的人呢，其實我的心懷是再抑鬱不過的。 唉唉，境遇的困苦，生世的孤零，社會的仇視，便把我這美好的青春時代，完全淪落在愁雲慘霧的裏面而不能自振，我每在清夜夢醒的時候，想到這種情形，常常禁不住要哭的——唉唉！ 我總覺得有萬千的哀怨，要想同你們說而說不出來的樣子！

我們的相逢如故，也不是偶然的事，我希望我們以後不要從此冷淡下去，人家的嘲罵和嫉妬，非但不能破壞我們的感情，反而能使我們的感情更加親密起來，將來的志願，我們終當有一日的實現。 我現在只願你們

不息的努力！只願你們永遠的保持着你們處女時代的美好！』

——這封信明天早晨發出去，計算起來下午就可接到，她們如果即刻覆我呢，那我後天早晨就可以接到回信了——但決不至于如此快吧，她們也許再商量商量，思慮思慮，再慢慢寫給我的，：不過無論如何再隔兩天總該有信給我。如果再隔兩天還沒有收到她們的覆信，那就有些危險了，如果到下星期一再沒有收到她們的信，叫我如何有面目再去上她們的課呢？——她們怕不至於沒有覆信給我吧？然而事情未可以逆料，她們那時的和我這般親密，這般依戀，許是爲着要使自己的學術進步而故意故作出來的媚態吧？許是他們和別個男子相處也是如此放蕩不羈的吧？我完全是神經過敏！我完全是神經過敏！她們得了那封覆信，一定不會理我的。不但不理我，而且要繼之以憤恨，唾罵；我那時這邊也不討好，那邊也不討好，不是四面楚歌，還有趣味幹下去嗎？——然而不理到也罷了，她們或者會將我那封信，公開到通告處，使全校的人都知道，故

意來出我的醜呢！——不記得去年秋天在S校裏的那同事嗎？女同學公開了男同學的情書，全校的人都看了拍掌大笑。然而在學生時代到還不要緊，至多也只要躲避幾天就可以無事的；我現在是什麼地位？先生！先生是何等尊嚴的人物！豈可以受此大辱？到那時我即使不謀自殺，至少也得立刻捲起舖蓋就逃。逃，逃到那裏去？故鄉嗎？故鄉已經沒有我認識的人了！不是沒有，不過等於沒有了——家裏嗎？家裏還要靠我養的，回去了只有全家餓死的一條路；S埠嗎？S埠已經站滿了比我先進，比我特出的人材，那裏還有我立腳的地方；我少不得就要流落在那邊，被幾位資本化政客化的藝術家瞞幾次白眼，罵幾句廢話；或者被幾位報館裏的主筆，書館裏的編輯去冷言的拒絕，大聲的擯斥；這是何等難以忍受的遭遇！啊！我上半年是受夠的了！我決不願意再受這樣的磨折了！……我……我……我決不……

一九二三，十二，二，於白鷺洲。

歸鄉

(一)

「那一年的殘冬時節，我正耽擱在她家裏。有一天晚上，晚飯已經吃過了，老媽子們把飯具收拾之後，便都聚在廚房裏自己吃飯去了。舅父因着外面的應酬還沒有回來，舅母却默默地領着那最小的表弟到床上去睡了。小小的餐室裏，除開我和她兩個之外，只有年老勤做的外祖母還戴着老光眼鏡坐在洋油燈底下縫她的襯衫袖口。我和她坐在那張吃飯的檯子旁邊，拿了幾張廢紙隨意的寫着玩，起初不過胡亂的想出幾個單獨的字來寫，慢慢的寫到古今來英雄美人的名字，慢慢的寫到了以前所讀過的書本子上有趣的文句，到了後來，兩個人竟不聲不響你一句我一句的筆談起來。」

「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你看破了嗎？」

「唉，我看破了！人生真是無味，我將來一定要去做和尚的。」

「你倘使做了和尚，我一定削髮去做尼姑！」

「你爲什麼要做尼姑？你的前途是很幸福的。」

「不要這樣冷嘲熱諷了，橫豎總是我對你不起。」

「這有什麼對不起，只能怪我自己的命苦罷了！」

「我的命運還比你苦，我是常常一個人在枕邊流淚的。」

「他究竟是什麼樣一個人，你看見他過嗎？」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鬼！」

「照片呢？」

「照片也沒有看見過。總之，他們這一回做的事情，一概都沒有使

我曉得。

「聽說他家明年就要娶你？」

「他們雖然這樣說，但是我無論如何總不肯的。」

「我曉得你現在雖然這麼說，怕將來嫁了之後，想想不到我了。」

「唉，你不要把我看錯了！我決不是那種薄情的人，我到死也要想到你的。」

「你能這樣，我將何以報你？」

「你只要以後一心一意的去用功讀書，就算報答了我了。」

「我還要什麼功，我將來一定要去做和尚的。」

「你不要再爲我這樣傷心了，我想我們將來總有……的一天。」

寫到此地，兩人的眼睛裏都包滿了眼淚，只因那時外祖母坐在旁邊，所以終於沒有放聲的哭出來……」

他自從他的蕙妹嫁了之後，對於她竟懷起一種敵意，覺得這種意志薄弱，情感淺薄的女子，沒有再依戀和追慕的價值。所以那些過去的往事，也漸漸的淡忘了，消滅了，久已不復重現到他的心頭。今晚不知什

麼原故，却又破了例，無端的回憶了這一段往事出來。

其實這種往事是最甜蜜的。一回憶起，便又使他死灰一般的心，重新又溫暖起來，而且能夠稍稍的原諒她了。他覺得她前年的出嫁，絕不是自己所情願，乃是被家庭所逼迫而不得不然的。這是生長在舊家庭裏的子女所免不來的痛苦，實在是可以原諒的。他於是又深悔以前對她的不是了。

——啊，我的蕙妹，我以前對你的憤恨和敵意，完全是誤解了你了！你千萬要原諒我喲！我現在是已經深悔以前的不是了。我曉得你決不會那樣薄情，你雖然和你的丈夫夜夜同牀共處，但是你的心總在時時懷念你那兒時的伴侶的！唉唉！你的容顏本來是很嬌艷的，現在也許因為思念我的原故而憔悴了吧？你的身體本來是很肥白的，現在也許因為思念我的原故而消瘦了吧？你的眸子本來是很伶俐的，現在也許因為思念我的原故而呆滯了吧？我真是對你不起！我實在累你不淺了！啊！我

們別來已不知不覺的過了幾個寒暑了。你天天在倚樓望我歸來嗎？我是應該歸到故鄉去看看你了！啊，我無論如何要歸到故鄉去看你一次……

(二)

他此刻已經坐在故鄉湖濱公園的椅子上了。

正是夏末秋初的時候，自然中的景色，已經一天一天的不同起來。

清涼的晚上，悠悠的微風吹過，使人把長夏的煩惱頓時忘去。所以西子湖邊，每當落日收了他的餘暉之後，那綠柳蔭下，石欄干畔，便仵滿了遊人的足跡，少年人挾了他們的情侶，老年人偕了他們的兒孫，都逍遙自在。在那兒消磨如此清幽的涼夜。

但這時夜色已漸漸的深了起來，乘涼的遊客也一個一個的稀少下去了，湖邊上便添了幾分岑寂。天上的星河却依舊繁密地佈滿着。月兒已經升上了中天，平靜的湖面上便映出了幾條微微搖幌的銀光，好像夜的西子張开了她惺忪的睡眼在閃閃地流盼的一般。南屏的山峯，蘇堤上的煙

樹，遠近的別墅古剎，以及湖心中一隻兩隻的遊艇，都依稀的露了些蒼白的面目出來，雖然是看不分明，但是比較那明媚的湖山，倒覺得更饒縹渺憧憬的詩意！

他一個人孤另另地坐在湖邊上，對了這一幅月夜的故鄉的山水，心裏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哀情。他好像到了一個夢幻中的傷心的舊地，他自己也好像變了一個浪跡飄零，牢騷抑鬱的薄命詩人了。他就歌道：

夜風把赤日的炎威吹盡了，

一彎的新月兒又高掛在天上，

環山伸着長臂緊緊地在抱擁，

啊，我今朝又重見了這親切的故鄉。

○

看遠處搖搖的銀波之中，

好像有只小舟在盪漾，

那兩個並肩交頭的黑影，
髻鬢是荷花池畔夜度的鴛鴦？

○

啊！ 夢一般的舊日的歡情，
如今又重溫了我冰一般的胸膛。

啊！ 我今朝重見了這親切的故鄉，
又禁不住淚流而惆悵。

正在低聲反覆地念着這幾句詩的時候，他的肩背上忽然覺得有人在拍他一下的樣子。他突然的受了這一驚，回過頭去一看，只見有一個人搭着他的肩膀在笑嘻嘻的問他：

「N！ 你還認得我嗎？」

在朦朧的月光下，他辯出那人是中等的身材，二十來歲的年紀，慣會對人作笑的面龐上，有一雙細小而多神的圓眼。

「哦！ 你可不是老C嗎？」

他們兩人的手都牢牢的握着，在這夜半無人的時候，竟切切地敘起別離的哀情來：

「我們一別已經五年了呢？」

「差不多有五年了。 你爲什麼一封信也不給我呢？ 我從前打聽了

許多的朋友，他們也都不曉得你的行蹤；誰料今晚會在此地遇見你的。」

「唉！一個流落在異鄉的人，還有什麼好消息報告他的親戚故舊呢？

——今晚我也想不到會在此地遇到你的。 你現在得意嗎？」

「昏昏沉沉的過去罷了，有什麼得意不得意呢？——你現在怎樣了？

我看你好像已經換了一個人的樣子，精神既然沒有從前活潑，人也瘦削得多了。」

「唉唉……」

「你也許還有別種原故吧？ 我剛才在你背後聽你念的幾句詩悽涼得

很，你可是在想你的蕙嗎？」

和霽可親的 C 對於久別的這年少抑鬱的朋友，抱了十分憐惜的同情，他這樣問着的時候，眼睛裏已不知不覺的包了兩眶熱淚了。 N 看了他那種表情，一時也不禁嗚咽起來。

「唉唉！我正在想着她。老實告訴你，我這次就是爲着探訪她而回來的。」

「啊！你恐怕現在不能會到她了！」

「她現在怎樣了，你時常看見她的嗎？」

「哦，她現在是尊榮到極點了！穿的是錦繡絲羅，帶的是金銀珠寶，乘的是光亮的車兒，每晚總是偕着她那年青的丈夫，出入於戲院酒樓之間；他的容貌是比從前更加豐美了！她的風姿是比從前更加出衆了！上年生了一個小孩子，聽說也肥白得和她門夫妻倆一樣的可愛，因此，她的公公，婆婆，丈夫，便格外鍾愛她了……」

「真的嗎？真有這樣的事嗎？」他不等C說完，便這樣驚疑似的問。

「我那會騙你！N哥！我們也算是多年的老朋友，我如今要忠告你一句話：「她已經是別家的人了，你何苦再如此戀戀於她，反而精神上受了無窮的痛苦。」C確是帶着顫音很懇切的對他說。他却好像沒有聽見，低了頭坐着一聲也不響。半息，他忽而把脚在地上一頓，身體也隨着立了起來，對着C似怨似怒的說：

「呃！我要同你分別了！我難過得很，我要回到旅館裏去睡了！明天早晨，我就要離開此地！」

C拉住了他的衣襟，似乎有些不肯放他走的樣子。「N！我們既然不期而遇到，就不妨多談一息；你既然難得回到故鄉，也不妨多住幾天；何必因此小故而如此氣急呢？」

「我今天難過得很！我今天難過得很！」

他對他舊朋友的好言竟置之不理，憤憤地踏着大步而去了。C目送

着他那一點一點隱滅下去的孤寂的背影，一時自己也覺得沒趣起來；哼了幾聲氣，也慢慢地踱着去了。

本來充滿了笑語歌聲的這湖邊上，到這時却全歸於沈默了。

(三)

他第二天清早醒來的時候，朝陽已經曬進他的旅舍的地板上了，樓下馬路上的行人，也漸漸的嘈雜起來，大約已經是早市開始的時候了。他睡在床上又不免胡裏胡塗的亂想了一陣。

——現在早班快車是無論如何趕不到了。况且，既然來到此地，急又要離開，也未免不合情理；故鄉的山水，兒時的舊地，也相隔已久，如今重去游玩一番，不是可以慰我無限的追慕的情懷嗎？况且，昨天晚上C所講的那番話，也並不見得十分靠得住。我是相信的，她決計不會如此薄情；即使她現在多麼尊榮，但是會見了她兒時的伴侶，也總當還有幾分溫存的舊情；我總是去看她一次的好！我總是去看她一次的好！

因爲這兩層原故，他的心裏又躍躍地活動起來了，昨晚上的難過，也似乎消滅殆盡，他於是就鼓起興致，爬起了床。洗過面，吃過早餐之後，就披上了衣服，匆匆的走出旅館門口去。

故鄉的城市，雖然已經別了幾年，但是那些兒時走熟了的道路，是再也不會忘記的；他獨自一人儘在那些熱鬧的街上衝來衝去的衝了半息，本來他從來沒有去過的她現在的家裏，也被他尋找到了。他把門上的電鈴按了一按，接着就有一個五十多歲的門房老頭子開門出來。

「你來看那一個的？——阿發剛才出去買東西去了，你要看他，可以在門外等一等！」

「不，不，我是要會你們的大少奶奶的。」

這生性只知有勢利的門房老頭子，看見了他那付黝黑而發油光的瘦臉，身上穿着的一件皺得像霉乾菜一樣的長衫，和脚上的一雙破舊灰黃的白帆布皮鞋，早已生了五分討厭的心思，此刻聽他說是來找大少奶奶的，便

更形詫異而憤怒了。

「嗬嗬！我們的少奶奶從來沒有這樣的客人！走吧！走吧！你恐怕走錯了人家了！」

「我沒有走錯，你們的主人可不是姓鄒的嗎？」

「鄒是姓鄒，不過我家的少奶奶從來沒有男客的。」

「我同你家的少奶是中表之親，我因去在他鄉，和她多年不見了；如今遠道回鄉，特地來望望她的。老門房，謝謝你，你就爲我去通報一聲吧！」

門房老頭子聽了他這幾句哀求，也覺不好意思起來，只好爲他向上房去跑一跑。

廳堂上的陳設，顯然可以表出一付豪貴莊嚴的東方風格。大規模的紅木檯椅，極整齊而有秩序的擺列着，互相反映出許多光彩；那些檯上供着的珍物古董，壁上掛着的名人書畫，都使他覺得自慚形穢，他更不敢在

那些神氣十足的太史椅上坐一坐，儘在那裏不安地踱來踱去。等了半息，只聽見裏面有一種女子的聲音，遠遠的罵了出來。

「老昏鬼——虧你會走進來通報的！我們的小姐從來沒有一個男客人看她過的。她昨晚上和我們少爺從戲院子裏回來，已經有一點多鐘了，現在還好好的陪着少爺睡着呢！你不叫那人滾出去，倒反還要進來想吵醒她……」

罵聲愈響愈近了。門房老頭子氣轟轟的跑了出來；跟在背後從屏風後面扭出來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婢，她漲紅了臉，撇起了嘴，餘怒似乎還未曾息。他一看見這婢女，便曉得就是當年在她家裏的阿香丫頭，想來現在已經陪傢過來了，身段出落得比從前漂亮得多。他正想和她去談幾句話，那曉得這婢女看見了他之後，更加添了她的憤怒，小潑婦般的罵聲，此刻正對他而發出來了。

「我道是那一個，原來就是這個窮鬼！這一回倒有好幾年不見了，

今朝又無緣無故的死到這裏來，癩蝦蟆想吃天餓肉的夢，還沒有醒嗎？

快滾！快滾！再死在此地，回頭我怕少爺起來了是不留面子的呢！」

站在旁邊的門房老頭子，本來爲着他已經受了一肚皮的氣，到這時再也忍不住，便趁勢的一面罵，一面推的趕他出去。他也再沒有勇氣和他們抵抗，也就隨他們推推拉拉的推了出去，等到跨出了門檻之後，那扇二門便碰的一聲關攏了，裏面還隱隱的傳出一種小潑婦般的怨恨聲：

「晦氣，晦氣，今朝又遇到了這個窮鬼了！」

(四)

就是在這一天的下午，錢塘門外的一條馬路上，有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背負了雙手，在蹣跚的獨行着。那時路上的行人很是稀少，但是偶然有幾個走過的，總要回過頭去仔細的打量他一番。因爲他那付神氣生得太古怪了。蓬亂的長髮下面，藏着一個乾枯憔悴的頭顱，被那午後的秋陽一照，更慘黃得如同臘人一般；從他那皺紋重疊的額角和高高突起的

額骨上看來，人定會疑心他已經到了中年以後的光景的；一雙沒神的眼睛，呆呆的直向前望；身軀彎曲，步履緩慢，大概他是已經倦於風塵了。

他一步一步的向前行着，十里的湖光，也在他的面前漸漸的開展出來。然而故國山河，已非疇昔；幾年闊別，這處女一般的西子，也被那大都會裏的暴徒姦淫着了！葛嶺上已添了許多資本家藏嬌的金屋，綠波中也有幾隻波波的小汽船來往了；綠楊蔭裏的白沙堤，到如今，已成了黃塵萬丈的大道；西冷橋畔的蘇小的香塚，到如今，也尋不着荒涼寂寞的詩意了。啊啊！斷橋上的更樓到那裏去了？柳蔭下的垂釣者到那裏去了？只猶太商人的別墅，城牆一般的橫亘在孤山的前面，封鎖了這全湖的風景……

舊地重游，自不免有一番滄海桑田之感；何況是流落異鄉，窮途潦倒的他，怎樣不要有一種撫今追惜的悲懷呢？他想起當他十二三歲的時候，他的父親也曾常常帶他到此地來，那時秋色方甜，斜陽將晚，只望見六

橋的烟景，山家的炊烟，唱着歸歌的舟子，柳陰下停立的垂釣者，以及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好像含着一種說不盡的神秘的意味，使人憧憬迷離而入于幽遠美妙之境。到如今，山不過是山罷了，水不過是水罷了，草木原是無情的，古蹟名勝不過是人工建築的……

——唉唉！人事又何獨不然，年少的時候，每以為世界是一個極樂的花園，人生永遠是一個天機活潑的孩子；通我們的一生，只有青春的光陰；只有甜美的迷夢。然而慢慢的生長大了，一跨進了社會，觸着了現實，便曉得這世界原來是痛苦的！這人生原來是虛偽的！少年時代的希望，原不過是鏡中的花，水中的月罷了！……

他一邊這樣自尋苦惱的思量着，一邊却不知不覺的把那條夾道桑柳的蘇公堤走盡了。等到他登上了雷峯塔下的時候，已經是將近黃昏時分。那時落日正在對面的山峯後面沉降下去，西天散佈着的雲霞，是血一般的鮮紅；一湖碧水，也被映得金光閃爍；雷峯塔下古色的黃磚，受了那落日

的反照，更是慘紅得可怕；寥寂的連山，鬱葱的林木，也都漸漸在晚烟裏面昏昏下去。他獨立山頭，四顧蒼茫，覺得此身飄泊無依，在這樣黃昏日暮的時候，還尋不到一個歸宿的地方；又想起日間所受的那場委曲，更不免有世態炎涼之感，一陣心酸，竟倒在地上哭昏了過去。

他哭哭啼啼的走過許多的山道，走到一處，前面已經是烟霧瀰漫，不可復辨，朝下一望，只見萬丈深豁，正臨在他的脚下，豁中黑越越地彷彿有無數的長臂在招致他的樣子，他正想把右腳向下跨去，忽然看見對面有一個老人扶杖而來，向他大聲的問道：

「小夥子！你啼哭得如此悲切，究竟受了什麼冤屈了？」

「他們都要打我，他們都要罵我。」

「那末你是不是想逃到此地來呢？」

「我沒有別的地方逃，所以才逃到此地來的。」

「哦哦！你不要走錯了路呢！要曉得此地是一條死路！」

他聽見了這句話，毛骨也悚了起來，只得向老人哀求道：

「那末，老先生！你能夠指導我一條逃路嗎？」

那老人低頭沉思了半息，忽然把杖向對方一指，他回轉頭去一看，只見一座紅牆古屋，隱然現在蒼煙叢中，有如海上的仙景。

「啊，小夥子！你真要尋一個逃避的地方，你可以到那邊去，因為那邊有一種鐘聲，每在夜半或黃昏的時候響了起來，這種聲音，能使你聽了之後，將過去的往事忘記，將未來的希望毀滅，將人世間的一切，都看作虛無空幻，如一縷青烟……」

他正在注意傾聽那老人的談話，忽又聽見那古屋裏面，有一種莊嚴沈雄的聲音，緩緩地響了起來，他不禁猛的一驚——醒轉來了。

他驚醒之後，向四邊一望，不見有什麼深窟，不見有什麼老人，也不見雷峯古塔與故鄉山水。上下四方，盡是一片空洞的黑暗，只遠遠地恍惚有一種古寺鐘聲喑然的餘音在他的耳邊低低地隱滅下去。

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夜，時客秦淮。

黃昏

N 夫人的年紀，雖然還不過將近五十歲，可是她的神氣，倒已經很接近於暮年衰頹的樣子了。她每在黃昏或夜半的時分，常常會感到一種莫名的。這固然是神經抑鬱的人都免不了的現象，但在她却大半是因為心裏時時思念着大兒肇昌歸來的原故。

肇昌離開家鄉大約有三四年之久了。自從離鄉之後，也不知道爲什麼原故，既少見家書，又未曾歸來過一次；所以他別後的情形如何，家人都無從知道。愛子心的 N 夫人，只是天天盼望他歸來，尤其在臘盡年底的時候，總是三番五次的等候着，然而今年望到明年，明年望到後年，却終於不曾見過她兒子的踪影。

如今又是臘月二十以外的時日了，她眼見左鄰右舍在外作客的遊子，

都一個一個的回家來度年，她的望子歸來的心，又不覺熱切起來；每到了天色漸漸昏暗下來，快班船將要到埠的時候，她就滿懷了熱烈的希望注意着大門的動靜，差不都每一種聲音，都可以使她牽強附會到她的昌兒敲門的響聲，甚或至於使她移動了脚步去探望。

此刻她正在這樣神經過敏地等着的時候，大門果然推動了，但是走進來的却是次兒肇康。他是一個頑皮的童子，每天放學之後，老歡喜和街上一班孩子胡鬧着，回家總要挨到吃晚飯的時候，所以在平常，N夫人看見這頑劣的兒子回來之後，總要嘮嘮叨叨地責罵他一番；今天却是破了例，非但不罵，反而將聲音格外柔和地囑咐他說：

「康兒，你替我到平橋頭去走一躺，去接接你的哥哥看；Y 鑽來的小航船大概息半個鐘點就可到了，你如果看見你的哥哥來呢，就可以和他一同歸家來。」

戒天整日只知道遊玩的康兒，對於出門上街的這一件事，自然是再樂

意不過的；況且如今聽母親說是叫他去接大哥去，倘若果真接了回來，便可以 and 久別的大哥談笑，或者竟還有許多新奇的東西可以看到或吃到，豈不是一件極快樂的事！所以他就毫不遲疑的欣然地回答說：「好好！我就去，我今天一定去接了大哥回來。」一邊却已三脚兩步地跳出大門去了。

殘冬的日子苦短，何況天上又是密佈着凍雲，所以還沒有到下午六點鐘的時候，黑暗便漸漸侵佔光明的位置起來了。N夫人爲着節省燈火起見，還沒有把那洋燈點亮，一個人寂寞地坐在那昏暗的客堂裏的椅子上，表面上雖然好像比剛才安寧了些，但是她的心裏，左思右想，覺得坐也不好，立也不好；一時過去的印像，反覆的疑慮，都一一重現到她的心頭，今晚上海那衰老蒼黃的面頰上，竟現出了處女時代一般所有的紅暈了。

——當那三四年前的一個初春的早晨，正是昌兒動身赴省城之期，天還沒有亮，全家的人都起來了，整行李的整行李，燒點心的燒點心，整整

的忙了一個多鐘頭，纔把他送上了旅路。當臨別的時候，各人雖然都未免有些別離的哀感，但是大家仍舊是很愉快的一別，因為那時只希望他這一去，能夠邀天之幸，得着一個較好的位置，從此使家門重振，舊業復恢。誰知他去了之後，起初還有幾封簡單的家書寄來，說是在外作客，每多受人奚落；低首乞人，更覺羞慚無地；又說是省城地位有限，而謀者如鱗，欲求一棲身之所，有如蜀道之難；又說是親戚故舊，俱不可靠，省城非容身之地，不久將有遠道之行……

——啊，遠道之行，究竟往什麼地方去了呢？是燈火繁華，笙歌喧天的上海市上嗎？是黃塵萬丈，氣宇軒昂的首都中嗎？啊！那邊是富兒嬌女行樂之地！那邊是達官貴人爭逐之場！像他這樣衣單被薄的寒士，囊無寸金的貧兒，那有容他安身插足之餘地呢？他可是潦倒窮途，流落為陋巷中的乞兒了嗎？他可是飢寒交迫，客死逆旅，作了異鄉的厲鬼了嗎？或因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竟葬身江心，作了屈靈均的後繼者了

嗎？……

——但是以常理測度起來，大概總還不致於到這步田地吧！想他的祖上雖沒有積下什麼偉大的功德，然而待人慈厚，處事溫和，總也沒有造下何等深重的罪孽。蒼蒼的天，究竟是明眼的，想也不致於十分加罪於他們的子孫的吧？況且好學聰慧的昌兒，也不能說沒有一藝之長，一才之用，即使他拙於攢營，不得顯達；但是尋一個安身糊口的地方，總還不至致會十分困難；大約他是少年志氣太高，不過因身無錦繡，不願遽歸家鄉罷了……

——但是客居異鄉，舉目無親，每多身世落寞之苦；何況到了殘年暮冬，看見人家父母子女團圓相敘的時候，要不是全無心腸的人，多少總要想到他兒時住慣的家鄉的吧！家鄉有親愛的人兒，家鄉有可愛的風物；家鄉如嬰兒的搖籃，舖就了溫軟的被褥，可以使困倦了的遊子盡情地酣眠；家鄉如梁上的窩巢，被滿了輕鬆的羽毛，可以使飛勞了的燕兒歡暢地安

憩；他倘若這樣的想到了，一定會引起他的歸思；他如今是一定可以想到的了！他也應該收拾起幾年來的飄流生活歸到故巢來安憩了吧！……

她這樣想着的時候，天色已經漸漸變黑了，報時的自鳴鐘鏗鏘的打了六下；使她又猛然的想到了昌兒爲什麼還不到家，同時又感到今晚上怕又要空等一場的恐懼；然而在康兒未曾回家覆命之前，她的希望總還沒有完全斷絕，她於是終止了剛才的思慮，又一心注意到大門的響聲之飛臨，雖然隔壁廚房裏炒菜的油沸聲，和幾個女兒談笑的聲音很是嘈雜，但她也好像沒有聽見的一般。

大門終於響了，她急急的去開，推進來的却仍舊是康兒一個，他沒有往常跳着跑着那麼樣的精神，只是垂頭喪氣的拖着鞋底走進來，這未免太使 N 夫人失望，她冷冷地問了一句：

「沒有來嗎？」

「沒有來」康兒也冷冷地回答。

「我不相信，你恐怕沒有去呵！」N夫人明知這句話是聊以自己安慰自己的，她不過無可無不可的說着。然而這却使康兒發急了，他連聲吃吃地回答：

「那裏，我沒有去？我明明去了的，我到了那邊沒有多少時候，剛巧太露快班船就來了，船裏倒挨滿了二三十個人，然而等到靠近岸，從船艙裏走上岸來的，都是些鄉下人和做生意的人，內中只有一個着西裝的，我以爲就是哥哥，那知道走近去一看，却是郵政局裏的胡先生，他問我來接那個，我說來接哥哥的，他說你的哥哥並沒有同船來，我還有些不相信，再朝船艙裏去看看，然而這時候人已經都走空了，哥哥仍舊沒有看見，所以我也只好回來了。」

「真的嗎？」

「真的，我如果騙人是畜生！是狗！」康兒接不到他的哥哥回來，已經老大的不高興，如今又看見母親如此的疑惑他，他越覺得憤憤的不平

，大有聲淚俱下之概了。

N夫人到這時才覺得一天的希望又完全落了空，她懶懶地走回客堂裏面，把洋燈點起，命三個女兒把飯菜搬出來吃晚飯。這一天的晚餐席上，雖然放滿了許多碗平時所沒有的好菜，然而大家都沒精打采的吃着，N夫人既因望子不歸而吃不下，三個女兒看見她們的母親不高興，也都默默無言；康兒眼見大家都很寂寞，也不敢肆意大嚼。N夫人無力地把飯吃完之後，她又同平時一樣，慢慢地~~地~~在寂靜的黃昏之中，一個人摸到樓上去睡了。

秦淮暮雨

途中

無論在故鄉或在異鄉，只要是住上幾個月之後，對於那個地方，多少總有些依戀的感情，一旦不幸而別離他去，也就不免要生起一種無限的惆悵呢！

無論是道近或是道遠，只要是一個人孤另另走上了旅路的時候，多少總要覺得寂寞無聊，而感到一種生世飄泊的悲哀呢！

但在這兩種情形之下，要是正值風和日麗，山川明媚的時候，使一個怨離惜別的征人，看看大自然光明燦爛的表現，聽聽候蟲時鳥嘹唳的清歌，也可以減去幾分黯然消魂之感，而使各種無謂的愁思忘懷了呢！反之，倘若在細雨蕭蕭之下，在殘年暮冬之季，天宇暗淡，草木彫零，所有接觸到我們眼中來的，都是摧人下淚的資料；況又是西風頻來摧打，遠郊的

哀聲時起，你想一個漂零多感的旅客，遭到這樣悽慘的情景，他腦裏的愁思，他心中的悲懷，是怎樣難以形容得出來的喲！

然而以我個人而論，那蒼天好像故意要和我生活調和似的，每逢在旅途之中，所遇到的天氣，總是後者多於前者，不是刮着風雪，就是灑着雨絲，這正像我灰色生活的一幅寫照，這也是我一生命運偃蹇的象徵吧！

啊！今朝！正北國嚴風，吹過江南的時候，正蕭蕭暮雨，打在秦淮河上的時候，可憐一乘車兒，一肩行李，又送到孤寂的旅路上來了。

想金陵一去，他年難再重來！從此白鷺洲前，烏衣巷口，又不能容我的低迴躑躅了！車過桃葉渡頭，我看見兩岸的樓臺水榭，酒旗垂楊，以及秦淮河中停泊着的遊艇畫舫，籠罩在煙雨之中的那種情調，又想起半年來在外作客，被人嘲笑，被人辱罵，甚至被人視爲洪水猛獸而遭驅逐的那種委曲，我的眼淚竟禁不住一顆一顆的流了出來。自秦淮以至於下關，約有十多里車行的長途，所以儘夠我在那裏把往事苦苦地來思量，也儘夠我

自己製造出許多悲樂的空氣來自己享受呢。

鄉愁

想我初到這秦淮河畔來的時候，正當秋蟬聲苦，月桂香清。這秋色的故都，自不免有一番蕭條落寞的景象；何況是生世飄泊，抑鬱多愁的我，逢到這樣的時節，處在這樣的異鄉，這客中的苦況，更要比別人加倍難受呢！所以我整日的伏處在斗室之中，只是想到故鄉，想到久居的黃浦江濱，想到我早夕相處的幾個朋友，覺得今昔相較，哀樂殊異，而自悔不該謬然遠走他方。

那是一天的午後，同事的萬君，看我寂寞得可憐，他就過來邀我說：——這樣悶坐着豈不苦惱，我們還是出去跑跑罷。

——好，好，我們一同去跑跑罷——我當然是欣喜的對他表我的同情

灣灣曲曲地行過了幾條狹長的街道，行過了古羅馬城堡似的城門洞，城市一步步的遠離，山鄉一步步的展開，奇形古怪的驢背客可以看見了，攬買石子的江北小囤也可以看見了，哦，我們已經到了方孝孺葬身埋骨之地，自古兵家必爭的雨花臺畔了。

雨花臺上，還剩有前朝戰血的痕跡，深深的壕溝，高高的堡壘，令人猶想見當年橫刀躍馬，金鼓喧天時豪壯的氣概；而金衰黃的枯草，和頹敗的瓦礫，默然躺在午後秋光之下的那種情景，則又令人想到沙場白骨，戰士頭顱的慘狀。我更放眼四望，只見一座雄厚崔巍的石頭城，包住了幾萬人家；臥龍似的連山，綿互不斷的在四處起伏着，現出了許多遠近高低
的崗陵丘壑；一線的長江，隱然粘在天地交界處，而這日又值黃沙天氣，澹薄的陽光，從昏濛濛的天幕中射下來，更覺得這荒涼的古戰場上，有一種浩蕩蕩的，莽蒼蒼的氣概，直逼人來，好像有百萬雄師，潛伏在那裏，正要預備作戰的樣子。

我正在這樣呆呆地四望的時候，旁邊站着的萬君，忽而指着一處山上白色的小點對我說：

——哦哦，那就是天保城！

——哦哦，那就是明孝陵——他又指着一處山脚下的幾塊紅牆。

——那就是鐘鼓樓——他又指着一處龐然雄鎮的大建築物。

他又指着許多遠近的名勝古跡，一一的告訴我，面上露出很得意的神色，大概他是故意想在我面前誇示他們本鄉風土的佳勝罷！但是，他何曾曉得我——我是曾經滄海難爲水的！這些乾燥無味的景色，那裏及得來我故鄉的百一呢？故鄉有杜鵑花開遍的春山，故鄉有黃鶯鳥鳴徹的柳堤，故鄉有六橋三竺中縹緲的雲煙，故鄉有綠水中柔波清麗的人影，故鄉有……啊啊！我可愛的故鄉噯！你終竟是我兒時青梅竹馬的伴侶，你那明媚的容顏，你那纖纖的清影，你那婉曼的歌聲，是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目之中了，雖有異鄉的花草，時來引誘我，但是我無論如何不會把你

忘記了的呀！可不知何日裏，我能夠飄然歸來，投在你的懷中，把我的想思苦痛來和你從頭細數呢？

月下

不久中秋也就到了。這一天的晚上，天氣雖然不好，然而也沒有雨，朦朧的淡月，時時從薄薄的浮雲裏攢出來窺人，八九點鐘的光景，我剛從一家酒樓裏微醉出來的時候，遇到了幾個新交的朋友，他們一定要拖我到秀山公園裏去賞月，我也因着客中多閑，豈忍負此良宵，所以也就樂得跟了他們走去。

對月懷人，乃是人之常情，我又何能免此？所以當我緩緩的步在復成橋畔，看見那岸邊輕圍住晚煙的垂柳中間漏出來的淡白的圓月的時候，竟使我不知不覺的想起了我故鄉湖畔的那人兒了。

那人兒是蒲柳一般的芳姿，蘭蕙一般的麗質，我愛她那溫軟輕鬆的華

髮，我愛她那烏黑多情大眼，我愛她那柔嫩蒼白的頰兒，我尤其愛她說話時那種細膩怯弱的表情，和見人時嫣然一笑的媚態：

她曾經告訴我說過，她是一個世界的零餘者，人羣的失敗者，她受了種種不幸的刺激，所以對於什麼也心灰意懶了。她又同我說，她只願和我以友誼相始，亦以友誼相終，永遠做一個純潔的朋友。她又同我說，她是曾經在半規的涼月底下，立在湖邊上，一個人暗暗私泣過的……

可憐我因着她這幾句話，也無端的下過許多眼淚，記得我在一首詩裏，也曾經爲她這樣的哀吟過。

銀河淡淡的涼夜，

秋水盈盈的湖面，

湖底裏倒映着一個

纖纖的清影，

湖邊上有一個少女

在低低訴她的幽怨。

湖邊的少女，

你泣着，你嗚咽着，

你泣着爲的是什麼？

可是受了他人的欺凌？

或是有如許故來的哀怨，

故來的飲恨，

——那說不出的哀情。

啊，說不出的哀情喲！

你終於是說不出嗎？

你爲甚深深瞞隱了？

你爲甚不肯告你遠方的戀人？

啊，你將永遠永遠地，

葬她在靈魂的深處，

與永劫而同存……

啊！今夕月光如此清幽，不知道她對了這多情的涼月，又將如何的迴腸千轉，幽思百結呢？不知道她可曾想到千餘里外還有這樣一個可憐的人在對月懷念她呢？啊，我心目中所翹盼的人，我欲愛而不得愛的少女，你也知道那飄泊的孤獨者的煩惱嗎？

這一天的晚上，我看見月色下淡泊素靜的秀山公園，園中的許多賞月的少年男女，和在草地上跳舞的幾個年青的女學生，我的心裏感到了分外的愉快和溫熱。

白鷺洲

此後我對於這秦淮河畔的感情就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了。這其中有一兩層原因在着：其一，是不多幾日之後，我在所住的學校後面，發現了一個可愛的地方——是足以使我無聊時閑遊的地方。那兒是一片優秀的水鄉，有清可鑒人的溪流，也有紆迴曲折的堤岸，有風來瀟瀟的蘆荻，也有朦朧含煙的白楊，有臨水的小閣精椽，也有隔岸的農家草屋……然而我起初也不過淡然置之而已。

後來我和人家談起，他們告訴我說：

——這就是白鷺洲喲！

——噢噢！那就是二水中分的白鷺洲嗎？

——那正是一處前朝詩歌中的遺留物呢！

這樣一來，我更覺得這地方的親密可愛了。真的，我每到下午四五點鐘的光景，總要邀住一二個朋友，慢慢的踱到那邊去閑逛的，而恰恰在那時候，四方的景色，最是變化得複雜，在落日這一邊呢，好的是深暗昏

濃的林木和晚烟濛住的遠景，襯在橙紅的天空上的那種黃昏情調，但是倘若再回過頭去一看，則又是一別種樣的風光，那正是因為受着對面落日返照的原故，所以一切的景物，都在灼灼地閃爍，都在耀耀地發光，那背景的天空，更覺得昏暗下來了。這兩者所呈的色調既如此不同，然而他所給我們的詩意，却是一樣的能使我們低徊咏嘆，徘徊而不忍遽去的。當那個時候，我快樂得把一切都忘懷了，一個人不知不覺的哼起鄭板橋的幾首道情來，自己也好像變了一個樵夫漁父，在山林煙水之間逍遙的一般。

其二，是在我學校前面，也發現了一個足以使我無聊時閑遊的地方，不過這地方的情調，趣味，和前者恰恰絕對的相反。原來這就是娼妓遊民行樂之地，三教九流聚會之場，所謂夫子廟者是也！那兒的規模，格局，觀瞻，雖然沒有上海那麼繁華綺麗，雖然沒有北京那麼偉大雄壯，但是一到了晚間，那些六街燈火的輝煌，樓頭的清歌曼舞，妖豔的肉體的侵軋，以及隔江一聲聲的檀板絲絃，街心夜遊者歡狂的嘈音，都足以使人心

蕩目迷，而陶醉在醇酒一般的境地裏的。

在燈火黃昏之時，在一灣涼月之下，我是常常牽拉着三五年少，漫步的踏到一家茶社的樓上，踞坐在一張板桌旁邊，烟霧迷漫的中間，慘綠的瓦絲燈底下，看看那同透加所繪的跳舞裏面一樣的病弱的可憐虫，聽聽她們從竹棍籐鞭之下逼迫出來的哀音，和四周侵淫着的那種靡靡的空氣，我又好像變了一個羣集在咖啡館裏度浪漫生活的青年藝術家了。

——哦哦，你們看！這不是一種極好的畫材嗎？我們倘若把這慘白窈窕的歌女當作了畫面上的主體，那麼這灰黃憔悴的烏師不是一個極好的背景？這繚繞的煙絲又不是一種極美妙的襯托嗎？……

——你們看！這瓦絲燈光下的色彩是多麼閃爍而活躍！這歌妓的紅脣是多麼醜薄而可愛！她頰上的肌肉……她胸部的曲線……

重陽節前後的那幾天，可說是秋天的精神發揮得最充分的時侯。倘若不相信這句話，你不妨到野外去走一踰看看，最好是到那邱陵起伏的高曠之地，又還須騎一匹蹄聲得得的驢子，那末你就可以在驢背上看見緩緩地從你兩旁經過的秋山野景。知道大自然是如何的在那裏表現着莊嚴燦爛的精神，又如何的在那裏發揮着崇高悠遠的詩意了。

如今佳節又近了重陽，寥廓的天空，只是那般蔚藍一碧，燦爛的嬌陽，想已把青青的郊原，曬成一片錦繡的華毯；葱鬱的林木，染爲幾叢灼嫩的紅葉了罷。紫金山麓，靈谷寺前，正是秋色方酣的時候。當這樣的佳景，這樣的令節，我們應當怎樣的去遨遊尋樂，才不致辜負這大自然賜給與我們的幸福呢！

於是我們又踏過斷碣殘垣的明故宮，走出了午朝門，在城腳下一個驢夫那裏僱了幾匹驢子，蹣跚的直向前面山道中進行。山道是迂迴曲折，高低起伏，驢兒也跟了他一蹬一顛的緩步，或左或右的前進。

在驢背上一路的貪看着荒山野景，飽嘗了許多以前所未會接觸過的清新的美點來，這美點倘若要精細的描寫出來，抽象的文字恐怕還嫌不足，最好是用具象的繪畫，或者可以更直接更真確些。哦哦，這秋陽中傾斜的山坡，山坡上鋪滿着的不知名的野花——那五色斑斕的野花，遠遠的一角城牆，城牆上的天空，天空中流蕩着的白雲，這不是一幅極好的風景畫的題材嗎？哦哦，這幾間古舊的茅舍，茅舍旁有垂着蒼黃頭顱的向日葵，茅舍前有半開半掩的年久的柴扉，柴扉前立着一個孩子，他抱了一束薪，在那裏對我們呆着的神情，那又好像在什麼地方的一張名畫裏看見過的樣子。哦哦，這一帶疏林楓葉，楓葉經了秋陽的薰染，經了秋風的吹拂，也有紅的了，紅得如瑪瑙般的鮮明；也有黃的了，黃得如油菜花般的嬌豔；也還有綠的，那彷彿還在長夏時一般的滴翠；後面有紅牆古屋的襯托，上面有藍天的掩映！……這又好像是我的一個好友曾經在那裏表現過的一幅畫境……

我這樣的在驢背上默默的想着，其餘的幾個朋友也都默默，這空山之中，除開得得的蹄聲，也沒有鳥唱，也沒有虫鳴，也沒有人語，大概這時候，大家受了大自然的引誘，都不知不覺的爲他偉大的力量所攝伏了。總之，我們好像已經不是現世的人，而變成了中古世浪波時代的人了；我們已經不是現實的人，而變成了山水畫中點綴的人物了。

遊興還是很濃的，太陽却緩緩的打斜了，影子也漸漸的修長起來，一切的景物自然更增長了她們的華麗燦爛。然而這無限好的黃昏，偏又在摧遊人歸去。歸途，隨處拾着紅葉，摘着野花，笑看那斜陽中的樵叟，那種快樂的遭遇，真使我有終老是鄉，不願再返塵世的感想了。

玄武湖之秋

不多幾日之後，學校裏有結隊作玄武湖遊的舉行。這玄武湖上，原是桃李爭豔之地，荷花柳絲之鄉，所以她的華年，是在爛漫的芳春，是在

蓬勃的長夏。一到了深秋，華年逝了，遊人也散了，所遺留下來的，只有一些寂寞與悲調。然而倘若由詩人的眼光來看，那麼，這些衰柳，殘荷，敗蘆，枯葉，以及冷落的孤棹，蒼茫的遠山如何是的含着高超的詩意！

又如何的現着低徊的情調呢？這正所謂：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這又好像是一個美貌的女子，到了中年以後，她嬌嫩的容顏慢慢的憔悴了，她濃黑的華鬢漸漸的稀少了，她往日的戀人也棄她而去了，到這樣的時候，她一方面既感慨那似水的流年，一方面又還時時在眷念着她那如花青春，然而離春是一去不可復回，年華又一年一年的流向東去，她無可奈何，只是暗暗的背人流淚的樣子，一般的具有美妙而悲涼的詩的情味。

這是使人見了何等地可憐而又可愛的！所以我在這秋玄武湖上，

昏昏濛濛度了幾個朝暮，也不知道晝和夜，也不知道晴和雨，又忘却了上一切世上的榮名祿利；我只願在這一片荒涼如死的湖邊上，結一間小小的孤屋，把我幾年來飄泊的生涯，收拾起來，歸宿在那裏；等到我死了之後，也把我的枯骨，埋葬在那裏，那末我在這一生，也就心滿意足的了：

「一間小小的孤屋，但是建築倒很精雅，從外邊看來，雖好像是農家的田舍，裏面却有的是湖綠的粉牆，明淨的玻窗；有的是小巧的檯椅，溫軟的床褥；屋頂雖不高，但好在於這不高，低小了才覺得團結而緊湊呢！屋外更圍了一排矮矮的竹籬，竹籬外便只有蘆荻和湖水了。住在這屋裏面的是一個可憐的老人，他既沒有婦人，當然也沒有兒孫，每天伴着他的，只有幾本破書和幾張舊畫。他從來沒有踏出外邊去看一個人，人家也從來沒有一個人進來看他。每到了西風颯颯的晚秋，或夕陽晚晚的黃昏時分，他總是默默地靠在窗口，看了窗外一片單調的景色，聽了遠處吹來幾聲孤雁的哀號，他的心就不知不覺的浮沉在一種美妙的追想裏面，那就

是他青年時代所經過的一段可歌可泣的浪漫史。這是他一惟安慰寂寞的方法，他每想到這個時候，自己就好像已經回復了他那黃金時代的生活一樣，同時他的甜蜜而可愛的老淚，也禁不住滔滔地流了出來……」

我對玄武湖愛慕之餘，本來原想將這樣一段幻想，來做一篇小說。

描寫一個再過幾十年之後的我的暮年生活，是如何的孤寂，如何的幽靜，又如何的時時在一種幻影的追想裏面生活着。但是到了後來，不料我求悲哀的詩意之心終竟敵不住我求歡樂的陶醉之心的強盛；我靈的愛之企慕也終竟敵不住我肉的愛之企慕的迫切，於是我那篇『玄武湖之秋』的內容，和前面那一種幻想裏的情節就絕對的相反了。

那篇小說，是寫我正當在年青時候，同了三個美貌的女學生，在那玄武湖上，如何的相親相愛，後來分別之後，又如何的思慕她們的一段想像。這樣放浪的情節，這樣大胆的描寫，在這禮教觀念極深，文藝知識極淺的中國社會裏，原是應該把他及早焚燒了毀滅了的好。但是，我青年

的血氣終竟沒有消滅到全無，我修養的工夫終竟沒有磨鍊到十足，我的求隱晦的心終竟沒有我求表現的心的熱切，於是我就在某某文藝週報上竟大胆的把他出而問世了。

寒 冬

寒冬的日子一天一天的拉近了，秋天的幻景已經隱滅了去，所剩下來
的只有一些可怕的悲哀，雖然秋天也是悲哀的，但那種悲哀却時常給人以
喜悅；獨有這冬天的悲哀，是失望的，現實的，無可奈何的。別的不必
說起，就只要抬起頭來一看，那密佈着的凍雲，昏濛濛的黃塵，西北風在
高處的盤旋，灰調的色彩，號吼般的聲音，已經夠使人愁慘終朝了。所
以我每到了冬季，就和各種昆蟲一般，攝縮起來，一動也不敢動，只是等
待着運命的來支配罷了。而正當那個時候，各方面對我的攻擊，也接着
如野火般的四起，使我更陷于悲愁絕望之境裏，這正是禍不單行啊！

原來自從我那篇『玄武湖之秋』發表以後，凡是稍與我有些關係的人，對於這篇小說都非常注意，也有當面來責難我的，也有寫信來批評我的，他們有的說我沒有真實的感情，沒有純潔的戀愛，以女子爲兒戲，有污辱了女性的人格；有的說我沒有修養和沉靜的工夫，太是赤裸裸的描寫，使人看了心神不安，有失了美的價值，有的說我只有肉的爱而沒有靈的爱，是禮教的教徒，色情的狂奴……這些他們本來不負責任的說，然而神經過敏的我，怎樣能夠當得起這種毀辱呢！我的食量就因此逐漸的減少了，睡夢中也時常驚醒了，每個人的眼睛好像都在丁住我，每個人的言語好像都在痛罵我，我爲着躲避這些可怕的刺激，每天只是縮在房裏，一步也不敢踏出去，像這樣捱病似的捱了幾天之後，學校的當局，竟因着這一篇小說把我的職務像快刀斬麻似的辭退，他惟一的理由是：

『先生所作之小說，今已激動公憤，倘再牽留不去，將引起極大之風潮！……』

事已至此，我還有什麼話可講？ 想我當初寫這篇小說的動機，原是不滿於現實的苦痛，要想在藝術的世界中，建起空中的樓閣，求我理想中的 人，來安慰我的寂寞，減輕我的欲求。 現實的社會，縱使是一座不容人飛翔的牢籠，縱使是一處監禁思想的魔窟，然而在藝術的天國裏，却是絕對容人以自由，凡是宇宙的市民，誰都可到這裏來盡情地翱翔，盡情地歡唱的。 而不料一到了萬惡的中國社會裏，竟連這一點點的自由也要被束縛！ 竟連這一點點的享樂也要被摧殘！ 這還有什麼話可講呢？：

暮 雨

尖長而响亮的汽笛聲，把我的意識回復了轉來，探頭向車篷外去一望，荒涼的野景已經漸漸在轉變為嘈雜的市廛了，兩旁的行人也覺得漸漸的擁擠起來，距車站的路想已不遠了。 只是蕭蕭的暮雨，比剛才更加落得起勁，大概他是故意在那裏助長飄流者心內的悲調罷！

雜 誌 特 刊

■ 新人雜誌 ■

上海淫業問題號 (1) 實價三角
 衣食住問題號 (1) 實價一角
 文化運動批評號 (3) 實價六角
 泰谷兒號 (1) 實價三角

■ 新的小說 ■

戀愛號 (1) 實價二角
 託爾斯泰號 (2) 實價三角
 新年號 (1) 實價一角
 週年紀念號 (1) 實價二角

家 庭 研 究

羅素婚姻研究號 (1) 實價一角五分
 產兒制限問題號 (1) 實價三角

孤 軍 雜 誌

推倒軍閥號 (1) 實價二角
 五九紀念號 (1) 實價二角

創 造 季 刊

雪萊紀念號 (1) 實價四角

民 譯 雜 誌

尼采號 (1) 實價二角

泰 東 圖 書 局

■ 雜誌彙刊 以下均已出版！ ■

- | | | |
|-------|-----|--------|
| 創造季刊 | (1) | 實價一元六角 |
| 創造週報 | (1) | 實價八角 |
| 孤軍雜誌 | (1) | 實價一元二角 |
| 家庭研究 | (1) | 實價七角 |
| 民鐸雜誌 | (2) | 實價一元 |
| 評論之評論 | (1) | 實價八角 |

■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

■ 標點古書 經偉先生編的 支成生纂！ ■

- | | |
|-------|------|
| 老子道德經 | 實價二角 |
| 揚子法言 | 實價二角 |
| 晏子春秋 | 實價三角 |
| 莊子校釋 | 不日出版 |

■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先生研究——

英文麼？

下列各書，是研究英文的

唯一良友！

國立國著 英文記憶法 定價三角五分

國立國著 英文類語解 定價三角五分

英漢對照 泰谷兒小說 實價五角

英漢對照 柴霍甫小說 實價五角

蘇曼殊著 漢英三昧集 實價五角

蘇曼殊著 拜輪詩選 實價三角

孤芳集的！

出版物！

王新命著

1. 蔓羅姑娘——三幕劇——實價二角五分

書中敘一華父俄母之混血兒——少女的一生事實，此少女備嘗辛苦，而為其愛人所棄，少女因送其愛人至車站、而其愛人竟怒目斥之，繼而攀車欲上，車守推之下，因之一腿為火車所碾斷云云！

2. 狗——史——小說——實價二角五分

此書以東京一小狗為主人翁，所述亦僅止於此。小狗一星期中之生涯，然從其背景觀之，則知此書實以東京留學界所稱七人組文學青年為其中心，其所描寫，亦多係此七人組文學青年之生活狀態也！

3. 黃昏以上各書
4. 飄流三年記
5. 小橋均在印刷中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印訂精美，裝潢考究，
紙張潔白，校正無訛。

西

廂

(1) 冊 實價五角

這：古代名曲的第一部，有
郭沫若先生的長序

老殘遊記

(1) 冊 實價五角

本書經吳齊仁先生標點校正已有
許多學校採用為課本了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加新標點符號分段的！

中國的舊小說，描寫的手段是很高的；可惜舊本中的錯字太多，讀者難免有懷疑處，我們加以整理標點出來，以餉閱者！

三國志

袖珍本

平裝二冊定價五角五分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

水滸傳

袖珍本

平裝二冊定價五角
精裝一冊定價九角五分

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章太炎先生

演講——著作

兩種！

國學概論

實價三角五分

白話文

定價五角

以上兩種是章先生演講和著作的，各地學校，多已採用爲課本了！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新出版！

中國文化史

顧康伯編

平裝二冊，實價八角。

本書洋洋二十萬餘言，分十三章。自原始文化之萌動起，至現代止！敘述詳確，分章適當，取材嚴密，內容完備，頗合現代新學制高級中學及後期師範課本之用，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及第五師範已採用本書爲課本。關心文化者，更不可不人手一編，而藉參考也！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郭夢良編

人生觀之論戰

全三册
實價八角

有張君勵先生的長序并

署簽

張君勵先生同他朋友們辯論人生觀與科學全部論文的彙刊，截至最後止，已經發表的全行收入，最為完備，

張君勵先生的長篇序文對於人生觀不受科學支配這一點很有證明，與普通泛泛序文不同，為本書所特有。

新學制中小學音樂課程綱要起草員

劉質平編輯

音樂教科書

已出十餘種

另印書目，函索即寄。

購書簡章

1. 本局出版各書，定價的，七折。實價的，不折。
2. 外埠照書價外加一成寄費。
3. 郵票九五計算。

上海泰東圖書局謹啓

創造社叢書

女神	..	郭沫若著	..	實價五角五分
沉淪	..	郁達夫著	..	實價四角
冲積期化石	..	張資平著	..	實價四角五分
無元哲學	..	朱謙之著	..	實價三角
星空	..	郭沫若著	..	實價四角
愛之焦點	..	張資平著	..	實價四角五分
玄武湖之秋	..	倪貽德著	..	實價四角五分
煩惱的網	..	周全平著	..	實價三角五分
迷羊	..	郁達夫著	..	印刷中
流浪	..	成仿吾著	..	印刷中

創造社世界名家小說集

1. 茵夢湖 .. 郭沫若譯 .. 實價一角五分
2. 少年維特之煩惱 .. 郭沫若譯 .. 實價四角
3. 魯森堡之一夜 .. 鄭伯奇譯 .. 實價三角五分

創造社世界兒童文學選集

1. 王爾德童話 .. 穆木天譯 .. 實價二角五分
2. 新月集 .. 王獨清譯 .. 實價二角五分
3. 蜜蜂 .. 穆木天譯 .. 實價三角

創造社辛夷小叢書

1. 辛夷集 .. 創造社編 .. 實價一角五分
2. 卷耳集 .. 郭沫若譯 .. 實價二角五分
3. 蕩羅集 .. 郁達夫著 .. 實價二角五分
4. 魯拜集 .. 郭沫若譯 .. 實價二角

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外埠函購加寄費一成

四大定期刊物

創造週刊

每册三分，寄費一分。
全年連郵，大洋二元。
半年連郵：大洋一元。

創造季刊

每季一册，實價四角。
預定全年，一元六角。
外埠每册，寄費五分。

孤軍月刊

每月一册，實價一角。
全年二十册，預定一元。
外埠每册，寄費二分。

淺草季刊

每季一册，實價五分。
全年四册，預定一元。
外埠每册，寄費三分。

泰東圖書局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實售四角)

創造叢書
第九種

玄武湖之秋

(全一冊)

版權所有

著者 倪貽德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各省各大書局

63
5